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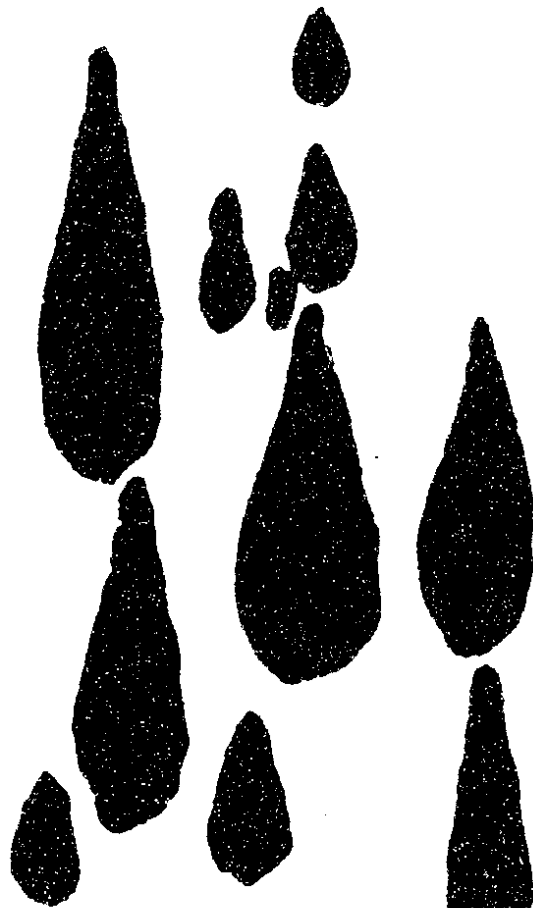
# 笑 的 紅

譯 川 梅

著 夫 列 特 安

這是一篇戰爭的故事——戰爭的真面目，如現在  
決勝負的戰爭，無意於掩飾，也無意於誇大。題目是  
從一個可怕的偶然的事而來的，一顆爆炸炸去一  
個軍官的頭，其時他的嘴唇正扭着微笑。『且那個  
短的紅的在湧血的「東西」仍似乎在作一種微  
笑，一種無齒的笑——一種

紅的  
笑』



紅

笑





夫 列 特 安



## 小引

梅川



在俄國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前幾年，文學上高爾基的勢力已有衰敗現象，新進的循序而起，阿爾志跋綏夫，梅萊什珂夫，司基，勃留沙夫，梭羅古勃是各代表一種潮流而起來的人物，若說高爾基在俄羅斯文學上，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自成一個時代，則這個寫『紅的笑』的安特列夫在一九〇〇年之後直到其死時為止也自成一個時代。

安特列夫一八七一年生於奧萊爾。他的父親雖然早死，而且他早年過極貧苦的生活，但他終於在奧萊爾地方受了普通中等教育。一八九一年又進了聖彼得堡大學，完了第一學期，因為失戀，他曾想自殺過，後來回了家，遊蕩的過了幾年。一八九三年又進了莫斯科大學。一八九七年得了法科學位，做律師助手。在那時以前，他已從事文學了。他的律師生活，過得不久，因為他不久之後就進了文學界。對於文學，第一個鼓勵他的是高爾基。到一九〇二年發表深淵和在霧中二篇之後，他的在文學上的名望突然大著。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發生，他寫了這部反映時代的『紅的笑』。從一九〇二年起，他名利雙收，直至一九〇六年他的第一個妻死時，這幾年是他一生最愉快的時期。後來雖然又娶了妻，但以前的幸福是不能再有了。於是他的作品及生命裏充滿了陰沈和空虛。他不絕的用刺激來推動他，改變種種的生活；到一九〇八年，他的名望開始衰敗。大戰的發生，這個大刺激，給他一個新生命。但不久之後，於一九一九年九月他死了，他的最後的作品是題作S.O.S.的向聯盟國請求把俄羅斯從波爾塞維克的專政下救出來的熱烈的請求。

安特列夫的小說，一部分是討論『死』的，勒柴魯司及七個被絞死的人就是討論這『死』的。勒柴魯司寫他死後三日從墳中再生的事，他即死亡，他的一矚視，就表示毀滅的力量。七個被絞死的人寫判決死刑的五個革命黨員及兩個普通殺人犯從判決到執行死刑間的事。這題目雖然講到死亡，但主要則不是死的恐怖，却是革命黨員的純潔與英雄。

他的大部分書，則寫寂寞，死一般的寂寞。在城裏，想到鄉間去避免它，在鄉間，則想到城裏去避免它。但是不能避免。幾乎他的作品，都表示空虛，無意，虛偽，但他的中心思想還極力想解決詛咒生命的理性及贊美生命的感情之間的不和。

他還寫下許多戲劇，但都不能與他最好的小說相提並論。他的戲劇，可以分作二類：俄羅斯生活的寫實的戲劇，跟了契訶夫和高爾基的傳統；象徵的戲劇，其中 *The Life of a Man* (人之一生) 及 *The Who Gets Slapped*——二種都是象徵的戲劇——是成功的。他在其中故意避免實生活及生命的色彩的懷疑，但講到這些戲劇的中心思



想，還是空虛，死亡，與人類的詐偽，浮飄。

安特列夫作爲小說家，現在已經過去了。他的對於世界空虛的一種感覺，現在的人已多沒有了。但他在俄國文化史上仍是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代表小資產階級進化上的黑暗與悲劇的一方面。

對於作者，已約略的講了一點，譯者還要來講一點關於譯文的話。

一想講到譯文，就覺得中國文壇之不幸，有這樣墮落的分子。凡見過本年四月十八日的華北日報副刊的『鶴西』的關於紅笑，再來參看五卷八期語絲上魯迅先生關於關於紅笑，就可以知道『鶴西』的怎樣卑鄙了。文章雖然又婉轉又隱約，但因為宛轉隱約，他的醜態更顯明。假使還像個人，應當先有確實的證據，然後簡捷的說『梅川是抄襲（？）我的』這類的事，豈是『……不過也許……』含糊之詞可以瞎說的麼？善於『運用』中文的『鶴西』，這種地方不免運用得太妙了。雖然文中跟着說了『那麼，這錯處就在我……』，但事情不是這麼簡單，可以一了百了。倘若可以，那麼我也可以說『鶴

西是強盜，是拐匪，是……他的……是……」跟着也說「不過也許……那麼，錯處就在我……」這豈不是一樣的話，似乎講得太遠了，現在來說譯這『紅的笑』的動機及種種：

想譯這本書的心，還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季，當時不知何故（照所謂『鶴西』的羅輯，必是因爲見了他的原稿而想譯的罷，雖然時間上有矛盾。）忽然想譯這本書，於是買了一本美國 Boni and Liveright 公司出版的近代叢書中與七個被絞死的人合訂的一本，因爲不能像『鶴西』趕譯，也因爲沒有按預定的計畫去譯，所以到一九二八年暑假前還只陸續譯了上半部。到那時才定了決心，在相當期內，把這下半部譯完；當時還因爲近代叢書的版本中 *miss print* 太多，又去買了倫敦 T. Fisher Darwin 公司 Alexandra Linden 譯的一本，譯完之後，直到暑假後回上海時帶來，後由魯迅先生介紹到小說月報社，並用日譯本替我校了一遍，改正不少錯誤的地方。到現在，不知怎麼一來，變爲用所謂『鶴西』的譯文做藍本而譯的東西了。這豈不太離奇麼？

講到我的譯文，自然有不少錯誤及生硬的地方，讀者肯加以糾正及批評，我是十分歡迎而感激的。不過，如所謂『鶴西』存了別種心思的批評，則我非但不感激，而且要輕視的，何況還有許多地方他的糾正反把我對的『糾』錯呢。如——

斷片一中英譯 as fery-white and sharp as the white-hot point of the

bayanets,……………(近代叢書本一〇四頁倒數第二行)我譯作『……………宛如槍

刺的白熱點一樣的銳利寒膽……………』這譯文無論怎樣嚴厲的批評家，除了所謂

『鶴西』之外，總不能說這譯得不通，或生澀費解罷，難道一定要像『鶴西』的死

譯爲『……………像那些白熱的刺刀尖一樣的白灼，尖銳……………』麼？

又斷片一中(英譯本一〇五頁倒數第五行)英文 Preoccupied manner,

我譯作『強佔的態度』所謂『鶴西』說是『恍恍惚惚的意思』但下文明明寫

着：『好像那塊不平的熱的石頭是一切我努力的目的。』

諸如此類者還很多，不過這里不多引了，請讀者自己去對罷。

還有，所謂『鶴西』的『關於紅笑』的一文中，有這麼一段：『一個人能力不大，却爲了某種原故不得不譯點東西出來，這樣的事或者也還可以容許，但他自己這方面，無論如何，似乎總應該把心放細些，盡自己所能的做，而且中文總得是『通』罷？然而梅川君對於這三點就都沒做到，無怪要錯誤連篇了。』這些話怎樣講呢？心放細些，先讓『鶴西』的譯文發表，我才可以取來改我的對的錯的，然後再發表我的譯文，即使把許多對的改錯了，批評家如『鶴西』者，不至再要我心放細些了！至於中文的通與不通呢，自己固不便說自己的文章通而又通，不過，即使『鶴西』是一個有權力的批評家，不許梅川的是通的，所可惜者是讀者，自有眼睛，能自己去讀的。總而言之，因爲我的譯文先發表了，『鶴西』爲自己譯本的銷路起見，做了大文章來說我的譯文怎樣不通，錯誤怎樣多，我是沒有什麼的；現在以不正當（竟可說是下流）的方法來侮辱，這我可是不肯原諒了。因了這一件事，使『鶴西』得了一個教訓，利己這種事雖可以做，但似乎不可過分的損人。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梅川記。

紅  
的  
笑

第  
一  
部



## 斷片一

……恐怖與瘋狂。

我第一次感到牠，當我們沿街急走的時候——繼續地走了十小時沒有停，不會遲緩我們的脚步，不會停下來去扶那些躺倒的，祇好把牠們留給敵人了，敵人是合成一個密集團，正在我們後面馳來，只要三四小時之後，他們的足跡便會把我們的踏掉。

天氣很熱，我不知道有多少度——一百二十度，一百四十度，或者還要多——我只知道熱氣是接續的，無情的普遍，無微不至。太陽是如此的暴戾，如此的凶猛與可怕，似乎



地球已經移近了牠，不久就要被牠的不憐恤的光所燃燒。我們的眼睛已不能看東西。小的聚攏的瞳人，小得像一粒罌粟子，在緊閉的眼皮之下還找不到蔭庇；太陽射透薄的眼皮，血紅的光刺進乏極的腦裏來。但是，雖然如此，閉着眼皮總好些：過了多時，恐怕有幾小時，我閉着眼走路，聽見大眾在我四周走動：人的馬的許多足的重而參差的步伐，鐵輪的軋軋，壓碎小石，人的深重用力的呼吸和焦燥的脣吻乾裂聲。但我聽不見有說話。全體靜默，宛如啞子的軍隊在走動，當無論誰跌倒，他是默默地倒下；別人蹴着絆倒了，默默地倒下，爬起，連頭也不回，向前走，這些啞子就如眼也瞎耳也聾似的。我蹴着絆倒了好幾次，於是勉強睜開眼，一切我所見的好像一篇誕妄的小說，瘋狂世界的可怕的嚶語。空氣在白熱的熱度裏震動，石塊似乎在無聲地波動，在準備融流，在遠處，在路彎曲處，一行行的人，砲馬，似乎已經離開地球，顫動着如一團黏膠在自行前進，從我看來，我所見的他們不是活人，只是一隊聯合的影子。

暴戾的，逼近的，可怕的太陽在每個槍身及金屬片上耀出千萬個小的眩目的太陽，

他們宛如槍刺的白熱點一樣的銳利寒膽，從各方面刺入你的眼，在消耗的燃燒的熱刺入你的身體——深入你的骨裏腦裏——有時我覺得在我的肩上搖擺的不是一個頭，只是一個奇怪異常的圓球，重的或輕的，是屬於別一個人的，而且是可怕的。

於是——於是忽然想起了我的家：我的房間的一隅，一片淡藍色的壁紙，在我的桌上，還有一隻滿是塵灰，無人動用的水瓶——這桌有一隻腳比其餘的短，用一張紙摺着塞起來，在隔壁的房間裏的——我不能看見他們——是我的妻和小兒子，倘若我有力量喊出來，我也許已經喊出來了——雖然這簡單平常的情境，但有這麼奇特——一片淺藍色的壁紙，滿是塵灰，無人動用的水瓶。

我知道我立定了，舉起我的兩臂，但是有人從後面一推，於是我立刻動步，闖開大隊，急急的我不知向那裏去，但覺得現在不熱也不疲倦，我這樣的走了許久，穿過無窮盡的墮子隊列，經過太陽灼熱的紅的頭頸，幾乎觸着無力而低下的熱的槍刺，那時我突然被我在做什麼，我急急的要向那裏去的思想所停止，以同樣急忙的態度轉向旁邊，力向窪

地，爬過小溝，以強佔的態度坐在一塊石上好像那塊不平的熱的石頭是一切我努力的目的。

於是我第一次覺到牠。我明白地看出這些人，沉默地在炎日之下向前走，爲倦與熱所苦，搖擺，跌倒——他們都發狂了。他們不知道他們向那裏去，他們不知道那太陽有什麼用，他們一些都不知道。在他們肩上他們所有的不是頭，只是一個奇異可怕的圓球。那邊——我看見一個人，和我的情形一樣，急急地衝過隊列向前走，跌倒了；那邊——又一個，又一個。一個馬頭突然出現於羣衆之上，紅腫的愚騷的眼睛，張開的露牙的嘴，都不過暗示一個可怕的非人間的呼聲；這個頭出現了，低下了，於是羣衆立刻停止了，在那塊地方擠得更緊；我能聽見粗濁空虛的呼聲，當時槍聲響了一下，於是又繼續這沉寂無盡的行程。

我坐在那石上，一個鐘點過去了，但大隊仍在我前面走動，且空氣，地球及遠處如幻影的隊列戰慄如舊，燃燒的熱又刺入我的身體，我忘記剛才我所想的是什麼；大隊在我

前面走動，但我不知道他們是誰。在一點鐘前，我還是獨自坐在石上的，但現在我被一羣灰色的人所圍繞了；有的不動地躺着，怕是已經死掉了；有的坐着，漠然地望着那些經過的人。有的帶有槍，像是兵士；有的衣服扯碎得幾乎是赤裸裸，他們身上的皮膚是這樣沒有血色，令人不敢去仔細看。離我不遠有個人赤裸的背朝着天的伏着。

他把他的臉埋在灼熱的沙中，從這些一切不顧的態度上，及他的翻轉的白的手掌上，我們能知道他已經死掉，但他的背還紅得如生，不過帶點淡黃，如人所見的薰肉一般，表示着已死。我想離開他，但我沒有力氣，衰弱得要跌倒，我繼續望着這無盡的幻影似的搖擺着的一隊的人。從我頭部的情形看來，我知道我不久也就要中暑，但我平靜地等待着，如在夢中，死似乎只是在奇異紛亂的幻象的路上的一時期。

我還看見一個兵離開了大隊，有決心的樣子向我們這裏走來。立刻，我看不到他，他在壕溝裏，但當他又出現向我們這裏走來的時候，他的脚步不穩固了，他竭力控制他的搖蕩不定的身體，人都知道他是正在用他最後的力量。他直向我走來，使我害怕，闖開包

圍我腦的沉重的不靈，我問：『你要什麼？』

突然他立定了，似乎他所等待的只是一句話，站在我面前，暴戾的，滿面鬍子的，穿一件撕破的襯衫，他沒有槍，他的褲只有一個鈕扣掛住，從褲的裂口人可以看見他的白的身體。他搖動他的臂和腿，他明白地想控制牠們，但不能；同時他把兩臂合在一起，牠們又分垂左右了。

『什麼？你最好坐下來，』我說。

但他仍然立着，無用地想控制他自己，沉默地凝視我，不知不覺地我從石上立起，搖擺着，望着他的眼——在他眼睛裏看見一個恐怖和癡狂的深淵，人人的瞳人都是縮小的——但他的卻放大，遮滿了他的全眼；以那大的黑窗他必定看見過怎樣的一個火的海呀！也許我不過幻想牠，也許在他容色中只有死亡——但是，否，在那黑，無底的瞳人裏，還被一個狹的橙色的眼圈所環繞，如一隻鳥的眼睛，我不會弄錯的，是有比死亡更甚，比死亡的恐怖更甚的……『走開！』我退後，喊：『走開！』但他似乎只等待一句話，照舊的

暴戾，錯亂，緘默，他突然向我撲來，壓在我身上，一顫動我把我的兩腿從他身下掙扎出，跳起來想跑開——離開人到太陽照着，無人的遠處，那時突然，在左手邊，一個山頂上放了一個大砲，接着又兩砲，如回音一般，在我們頭上砲彈帶着愉快，尖厲的呼聲飛過。

我們是被攻擊了。

殘忍的熱，恐懼和疲倦立刻消失了，我的思想清楚了，我的心漸漸明白銳敏，當我氣急地跑向排列的大隊時，我看見平靜的，幾乎快樂的臉，聽見粗濁，但是高朗的聲音，號令，說笑聲，太陽似乎自己走高，所以不在路上了，而且漸漸模糊而靜寂了——又是一顆砲彈，如一個巫女，帶着愉快的呼聲飛過空中。

我向隊走近……

## 斷片二

……幾乎一切的馬和人第八砲隊也一樣。在我們的第十二砲隊裏，到第三天的末了，只賸了三尊砲——其餘的都不能用了——六個兵士和一個軍官，我自己。我們已有二十點鐘沒有睡眠，沒有吃東西；因為三日三夜，薩旦的怒吼把我們包圍在癡狂的雲霧中，使我們和地球，天空。我們自己隔離——我們，活着的人，如狂人般徬徨，死人——他們安靜地臥着，當我們走動着盡我們的職任，談笑着，我們是……像狂人。我們一切的動作是迅速而堅決，我們的號令清楚，執行得極正確，不過倘若你突然問我們中的任何一人

我們是誰時，無疑地我們也許不能在我們恍惚的頭腦中找出一個答覆來。如在夢中，所有的臉似乎都很熟悉，一切所做的事似乎都很熟悉而自然——似乎以前都遇見過；但當我迫近地去看無論誰的臉或槍砲，或開始聽那戰鬥聲時，我被事事的新奇及無窮的神祕所深感。夜不覺地近了，在我們有工夫去注意牠，詫異牠是從什麼地方來之前，太陽又在我們頭上燃燒了。僅從那到我們隊裏來的人那裏我們才知道已是戰爭開始後的第三天了，但是立刻又忘記了：對我們牠似乎是無窮的一天，沒有開始，有時暗，有時亮了，但常常不明白，不看見，沒有人怕死，因為沒有人知道死是什麼。

在第三或第四夜——我記不清楚了——我在營壘之後躺下一分鐘，當我閉上我的眼睛時，立刻同樣的熟悉而異常的情境就在前面：一片淡藍色的壁紙，一隻滿是塵灰無人動用的水瓶在我的桌上，在隔壁的房間裏的——我不能看見他們……是我的妻和小兒子。但這時候一盞綠罩的燈在桌上亮着，所以這必是黃昏或夜裏了，情境不動地在前，我靜默地仔細地想了多時，讓我的眼睛注定在水瓶的玻璃上反射的光上，又在壁



紙上，還詫異我的兒子怎麼還不睡：因為已是夜裏，是他去睡的時候了。於是我又細視壁紙：每個螺旋線，銀色的花，方塊和線——永想不到我知道我的房間這樣清楚。有時我睜開眼睛，看黑的天空帶着美麗的火條紋，於是又閉上眼睛再看壁紙，光亮的水瓶，還詫異我的兒子爲什麼還不睡，因為已是夜裏是他去睡的時候了。有一次，一個砲彈在離我不遠處炸裂，使我的兩腿急跳，有人高聲地叫喊，比砲彈炸裂聲還要響，我對自己說：『有人被殺了，』但我不起來，不把我眼睛從淡藍的壁紙，水瓶那裏移開。

後來我起來，走動，發號令，細看兵士們的臉，瞄放那些砲，還是詫異我的兒子爲什麼不睡。有一次我問傳令騎士，他就詳細解釋給我聽，我們不絕地點頭。於是他笑了，他的左眉不住地抽動，同時他的眼睛機敏地向着我們後面望。在我們後面的是人的腳步聲——沒有別的。

這個時候，天色很好，突然落下一滴雨來。雨——正與在家所見的一樣，最平常的細雨。但這時的雨却這樣的突然，異常，且我們也這樣的怕被打濕，竟離開了我們的砲，停止

發放，設法去尋個躲雨的地方。

剛纔與我談話的那位傳令騎士躲在砲車底下假寐着，雖然他什麼時候都可以被壓死；大膽的砲手，爲了種種原因，去剝一個屍體的衣服，其時我正在砲隊中跑來跑去尋東西——一件外套或一柄傘。同時，奇異的靜寂覆蓋在整個大的雲雨瀾漫的區域內。一個過時的榴霰彈炸轟之後一切又靜寂了——這樣的靜寂，使人能聽見大膽的砲手的心跳，雨點滴在石上及砲上的聲音。這個柔和，不絕的聲音，使人憶及秋天——溼土的氣息和靜寂——似乎把血腥，野蠻的惡夢間斷了一會；當我凝眸望這溼而有光的砲時，忽然使我想到親愛而平安的事——我的童年，或我的初戀。但在遠處一座砲特別響地發轟，於是暫時安靜的片刻不見了；兵士們如去躲雨時一樣忽忽的從躲雨處出來；一座砲轟發了，於是再別一座，疲倦的頭腦再被血腥的堅實的淒慘所包圍。沒有人注意到雨是什麼時候停的。我只記得，曾見水從已死的砲手的肥黃殘傷的臉上流下；所以我想雨大約是落了很久……

在我之前，站着一個少年的義勇兵，舉手到帽沿，向我報告，謂將軍要我們保住陣線，只要再兩點鐘，那時我們便可以換班了。我正在詫異爲什麼我的兒子還不睡，便回答我也許能如他所希望的堅持下去。但忽然我注意到少年的臉色，大概是因爲牠的不平常，觸目的蒼白。我從沒有見過比那個臉再白的東西過：便是死人，也比那年青無鬚的臉還有些色彩。我想他在到我們這裏來的路上受了驚嚇，一時不能復原；他在舉手到帽沿時，不過想盡力以簡單慣常的姿勢把他的發狂的恐怖趕開。

『你怕麼？』我問，推推他的肘。但他的肘似乎是木做的，他只微笑，還是沉默不言。不如說，他的嘴唇獨自在抽動而成爲微笑，其時他的兩眼只充滿着稚氣和恐怖——沒有別的。

『你怕麼？』我和善地重說。他的嘴唇抽動，想說出一句話，同時發生了不可思議的可怕的超自然的事。我覺得一股熱氣衝在我的右頰，使我搖擺——完了——那時在我眼前，代替白臉的，是一些短的鈍的紅的東西，血如從一隻未塞的瓶中流出一樣，從牠那

裏湧出，正如畫在粗陋的行刑牌上一樣。且那個短的紅的在湧血的『東西』仍似乎在作一種微笑，一種無齒的笑——一種紅的笑。

我認識牠——那紅的笑。我曾經尋牠，我得到牠了——那紅的笑。現在我知道在那些殘缺奇異的屍身中的是什麼。這是紅的笑。牠是在天上，牠是在太陽裏，不久，牠將徧布於全個地球上了——那紅的笑！

那時他們，以精密和鎮靜，如瘋狂的人……

## 斷片三一

他們說在我們及敵人軍隊中都有了一大羣的瘋人。四個瘋人院已經設立了。當我往參謀部去時，我們的副官曾指給我看……

#### 斷片四

……蛇似的盤繞着，他看見電線網，一端已經斷下，橫在空中，又來纏在三個兵上。線鬚刺通他們的制服，釘在他們身上，兵士們驚喊着，狂暴地旋轉，他們中的兩個拖了第三個，第三個幾乎是死了。那時只一個還活着，他想把那已死的兩個推開；但他們都跟住他，旋轉着，互相顛倒滾動，也滾在他身上；於是突然地三個都不動了。

他告訴我，至少兩千人都死於羅網。當他們正在截割電線時候，都在盤旋的羅網裏困迷了，他們遂被一陣彈雨所襲擊。他使我確信這是很可怕的，他們只要知道那一方可

以跑逃，那攻擊也許因爲突然的逃走可以結束。但十層或十二層電網且還在伸動，一個底上有樁的陷坑的迷陣混亂他們，使他們不能決定那一方可以逃走。

有些人，好像盲人，跌進漏斗形的陷坑，掛在尖的樁上，穿通肚子，震動地顫抖，像玩具中的小丑般跳舞；他們被新的身體壓下，立即整個坑滿到沿了，陳示一大堆生的死的血污的身體，手向各方面伸開，手指驚抖地動，攫抓種種的東西；那些跌進陷坑的人不能再出來了；幾百個手指，倔強的盲目的，像龍蝦的螯，將腿緊緊捏住，抓住衣服，拉下來，挖出他們的眼睛，勒死他們。有許多似乎他們已經麻醉，直向電線跑，跌進去，還驚喊着，等到一顆彈子來結果他們。

普通講起來，他們都似乎像麻醉的人；有些可怕地詛罵，有的當電網絆住他們的臂或腿時還在笑，就在那時那地死了，他自己，雖然他自早晨以來並無滴水進過口，覺得很神祕。他的頭眩暈，有時候他的恐怖的感覺變爲無限的快樂，從快樂又回到恐怖。當有些在旁的人開始唱歌時候，他插入也唱，立刻一致的和歌開唱了。他不記得他們唱什麼，只

知道是活潑的跳舞的腔調。是的，他們唱，其時包圍他們的都是血的紅色。天空似乎也紅了，人能夠想到一個不幸的結局覆沒這宇宙——色彩的奇異的消失：淡藍和綠和別種慣見的和平的色彩都消失了，那時太陽放出紅色耀眼的光來。

『這紅的笑，』我說。

但他不明白。

『是的，他們笑了，如我先前對你說的，像麻醉的人，恐怕他們也跳舞了。有這種事的，至少那三個的動作像跳舞。』

他清楚地記得，當他胸部中彈跌下時，他的腿顫動了許久，直到他失了知覺的時候，似乎他含着音樂跳舞。現在，他一想到那個打擊時，就有一種奇怪的情感：一半是恐懼，一半是希望再遇到一回。

『想再在你胸部喫一彈麼？』我問。

『現在，爲什麼每次我應該喫一彈？但這也許一部份不是壞事，老友，得到一個勇敢



的獎牌」

他仰臥着，有黃蠟般的臉，尖的鼻，高的顴骨，凹進的眼。他臥着像一個死屍，夢着獎牌！不幸之事開始了；他有很高的體溫，三日以後他跌進墳墓加入死亡隊裏去；雖然他躺着做夢般微笑，而且談着獎牌。

「你已經拍電報給了你母親麼？」我問。

他恐怖地，痛恨地，忿怒地看着我不回答。我不說，於是傷兵的呻吟譁語都可聽見。但我站起要走時，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熱的但仍有力的手裏，失望而痛苦的样子，以他的下陷燃燒的眼望着我。

「唉，這一切什麼意義？這一切什麼意義？」他牽住我的手，以驚怖與固執的態度問我。

「什麼？」

「大概一切……現在，她正在等我，但我不能了，我的國家——這可以使她明白的，

我的國家是什麼？」

「是紅的笑，」我回答。

「唉！你常是說笑，我是當真的。去解釋牠是必須的；但這可以使她明白麼？倘若你知道她在她信中說些什麼——她寫些什麼。你知道她的辭意——是灰髮的，且你——」

他希奇地看我頭，手指指着，突然地發笑說：「爲什麼你變做禿頂了，你已注意到麼？」

「這裏沒有照鏡。」

「許多人已經禿頂而且蒼蒼了，看這裏，給我一面鏡，給我一面！我覺得我頭上漸生白髮了，給我一面鏡！」他發狂了，又哭又喊，於是我遂離開醫院。

同晚上我們開一個宴會——一個悲慘而奇異的宴會，這宴會中死人的形影也混在賓客裏。我們決定在晚上集在一起，且預備茶點作野外聚餐，如在家一樣。我們有一個茶炊，還有檸檬，茶杯，我們在樹下作野宴，如在家一樣。我們的同伴兩個三個一隊一隊的喧鬧地到來，談論着，說笑着，都喜溢眉宇——但立刻靜了，都互相避視，因爲在這個剩餘

的人的宴會中有些是可怕的，襤褸的衣服，污穢，發癢，似乎我們都生着可怕的癬，頭髮也脫落了，薄薄的一層，失掉一切可親的慣常的面貌，我們圍着茶缸似乎第一次互相看，互相看見，我們都恐懼了。我在這一羣混雜的人中尋不出一個可親的臉——我尋不出一個。這些人，暴躁，急迫，舉動荒暴，一有什麼一點聲音，便回頭在他們後面去尋看些東西，想以過分的舉動來充實那神祕的空虛，他們真怕來看這神祕的空虛——他們是我不知道的新來的奇怪的人。他們的聲音高下不同，以急迫，易流於暴怒的呼喊及因為些微的刺激而狂笑的艱難來發言。一切圍繞我們的都奇怪。樹奇怪，落日也奇怪，水也奇怪，有特別的滋味及氣息，如我們已離開地球，已和死人一同走進一個新的世界——神祕的現象及陰沉不吉的黑影的世界。落日是黃的冷的；黑的暗的不動的雲沈重地遮住牠，那時地球在其下是黑的，我們的臉在那不吉的光中似乎是黃的，像死人的臉。我們守着茶炊圍坐，但茶已經完了，牠的邊反射落日的微黃色及恐嚇，牠似乎也是一個不可親近的死的與不可思議的東西。

「我們在那裏？」有一個人問，他的音不安地恐怖地響，有些人嘆息；有些人抖動地敲手指；有些人狂笑；有些人跳躍着迅速地繞着桌子走。在這些末日時期中，人都能常常遇到這種人，他們常是急急地走，幾乎是跑，有時非常靜，有時以古怪的樣子模糊地講話。

「在戰場裏，」一個狂笑的人回答，他又放出一個空虛的拖長的狂笑，似乎有什麼扼住他。

「他笑什麼？」有個人忿忿地問，「看這邊，停止牠！」

那個人又笑了一次，給他一個微笑，於是服從地停止。

天色漸黑了，雲似乎罩住地球，我們很難認清各人的黃色，幻象般的臉。有人問，——

「胖腿在那裏？」

「胖腿」是我們給一個同僚的諱名，他身材短，穿着大的不透水的皮靴。

「他剛纔在這裏，胖腿，你在那裏？」

「胖腿，不要多躲藏了，我們能嗅出你的皮靴的。」

人人都笑了，他們的笑聲被自黑暗中出來的粗暴，忿怒的聲音所打斷了：

「住口！你們不差麼？胖腿！今晨在偵察時死了。」

「他剛纔還在這裏，這必是一個錯誤。」

「你想好了，呃呵！你那裏，在茶炊後面，切一片檸檬給我。」

「還有我！」

「還有我！」

「檸檬完了。」

「朋友，什麼？」發出一個柔和受傷的聲音，十分痛苦幾乎要哭；「爲什麼，我是爲了

檸檬來的呀。」

別人又發出一個空虛而拖長的狂笑，無人來止他，但不久他自止了，他微笑，於是靜默，有人說：

「明天我們開始向敵人進攻。」

但許多人忿怒地喊：

「無意識，向敵人進攻，實在！」

「但你自己知道——」

「住口罷，似乎我們不能講到別事。」

落日漸淡，雲也高升，似乎牠變為輕飄的，臉都變做更可親的，於是他，繞着我們走的，靜下來坐下。

「我奇怪爲什麼現在像在家一樣？」他模糊地問，在他的音中表示應當的微笑。

又有一次一切都變爲可怕的，不可思議的，希奇的——這樣緊張，竟使我們都充滿恐怖，幾乎失了知覺。於是我們都同時開始談話，高喊，奔走，搬動我們的杯，磨觸各人的肩，手，膝——一切立刻又靜了，又入於不可思議。

「在家裏？」在黑暗中有個人說，他的聲音是粗暴且被感情，恐懼，憤恨所顫動。有幾個音喊不出，似乎他已經忘記怎樣來說出了。

「在家裏什麼家？爲什麼，家是什麼地方都是麼？不許打斷我話，否則我開鎗了。在家裏我每日必洗一次浴——你能懂麼？——水浴——水滿到沿，但現在——卽臉也不能每日洗。我頭上都是頭垢，我的全身都發癢，在身上……我將因爲污穢而發狂了，若你講到——家庭！我像一匹畜生，我看不起我自己，我不能認識我自己，死亡決不是如此可怕的。況且又被你們的炸彈炸着頭，無論向那裏擲，都會打中我的頭——你能講到——家鄉，什麼家鄉？有街道，屋宇，人們，但我現在爲了無論什麼事都不願意到街上去。我怕羞，你把茶炊帶到這裏來，我看這也怕羞。」

別個又笑了，有人說：

「天呀！我要回家。」

「回家？」

「你不知道責任是什麼的！」

「回家聽他要回家！」

哄然大笑，又痛苦地呼喊——又都靜默——又入於不可思議，於是不但我，個個都覺到那些自那些黑暗，神祕，奇怪的曠野衝向我們；自那些陰沉的山谷起來，那山谷中，或者，在石間被忘卻的被遺落的都臨終了；從這奇怪，不可親的天空流出，我們圍着已熄的茶炊靜立着，因恐怖失了知覺，那時一個在空中大的無形的影自天空以仔細，靜寂的注視來看我們，突然，十分近我們，自然在司令的屋中，音樂響了，於是狂暴的，歡樂的，嘹亮的聲音似乎在夜中，靜中照耀，樂隊以狂暴的快樂，挑戰態度奏樂，急迫地，不和地，太高亢也太歡樂，使人覺得那些人在奏樂，那些人在聽，且那些人也如我們一樣看見那在空中大的無形的影，這很清楚，奏樂者在喇叭上顯出同樣的無言的影在他自己身上，在他腦間，耳中，中斷的音飄蕩着，跳躍着，從別個跑開，在寂寞中因為恐怖，瘋狂而發顫，別種聲音似乎繞着看牠，牠們這樣拙笨地跑奔，顛蹶，跌倒，又如無秩序的羣衆起立——太高亢，太歡喜，太近於黑色的山谷，那裏自然在石間被忘卻的被遺落的都臨終了。

我們圍着冷的茶炊立了許久，都默默不言。



## 斷片五

……我是睡熟了的，當醫生暗暗地推我起來時候，我一醒，就跳起，大聲喊，衝向我們帳篷的出入口，我們被人叫醒時都是這樣的。但醫生緊緊握住我的臂膊，求我原諒：

『我驚擾你了，請寬恕我。我知道你正須休息……』

『五日五夜……』我含糊低語，昏昏欲睡。我臥下睡熟了，似乎我覺得許多時候，醫生輕敲我肋骨，兩腿，又在說話時候。

『不過真是不得已。朋友，請……勉強得很。我仔細想……我不能……我仔細想，有

幾個傷的還剩在……」

「什麼傷的？你不是整日在收容他們麼？讓我安靜些罷。太不公道——我五日沒有睡了！」

「好孩子，不要發怒，」醫生含糊低語，粗魯地把我的帽放在我頭上；「個個都睡了，真沒法叫醒他們。我已經弄到一輛機車，七輛客車，不過我們缺人手。我明白……朋友，我懇求你，人人都已睡了，人人都拒絕。我怕我自己也睡。我不能記住，上次我也睡時，我相信我神經已有些錯亂。朋友，放下你的腳，先從一隻……」

醫生臉色灰白，蹣跚欲倒，人們可以明白，他只要躺下便立刻可以睡熟，而且一連幾日不醒。我的腿垂在身下，我知道我行走時也睡熟了。行走時，突然地，出乎意料地，在我們之前出現一列黑色東西——機車和客車。近牠們處，在黑暗中幾乎是不可辨的，幾個人緩緩地靜默地徘徊。在機車及客車上沒有一盞燈，只從蓋着的火口裏射出一些朦朧的紅光到軌道上。

『這是什麼？』我問，向後退。

『爲什麼，我們到車上去，你忘記了麼？我們到車上去，』醫生含糊低語。夜是寒冷，他因爲冷而顫抖，我仔細看他，我也覺得全身戰慄着。

『可惡！』我高聲喊，『就只將我弄到那裏去。』

『靜！請你靜！』醫生握住我的臂。

幾個人在黑暗中說：

『倘若你們放一排排鎗，也沒有人會醒的。他們都睡熟了，我們可以過去把他都縛起來。剛纔我在哨兵近旁走過，他細看我但不說話，一動不動，我想他也睡熟了，但是奇怪他不跌倒。』

說話的人打個呵欠，衣服沙沙聲，很明白他在伸懶。我斜倚在客車旁，想爬上去——但立刻又睡熟了，有人自後把我舉起，於是把我放倒，那時我用腳把他踢開，不知道爲什麼，於是又睡下，如在夢中聽到談話的斷片：

「走了七里以後呀。」

「你已忘記燈了麼？」

「否，他未必去。」

「這裏給他們罷，退一些是了。」

火車向前後進退，正在開動，於是慢慢地睡思離開我，因為一切這些聲音，還因為我正安適地平靜地躺着，但醫生已經熟睡了，我拉他的手，他的手如死人的手，重而軟，火車緩緩地，小心地，微微震動地動了，似乎在索摸路，學生如醫院的值班的，點亮燈籠，點亮牆燈，照明了窗隙和門洞，於是忿忿地說：

「胡塗！這時候莫非他們會需要我們，你最好叫醒他，否則他要熟睡了，這樣你同他就什麼都不能做了，我自己知道的。」

我們叫醒醫生，他坐起來，迷茫地擦擦眼睛，他又想躺下，但我們不讓他。

「現在最好來一些伏特加（燒酒）」學生說。

我們喝一口白蘭地，於是一切睡思完全不見。門的大的黑方塊慢慢變做淡紅色，紅色——從小山後發現一個大火的暴戾無聲的閃光，如太陽在半夜裏上升。

『這是很遠，大約有二十里。』

『我覺得冷，』醫生說，上下牙齒相戰。

學生自門裏向我看，招我到他那裏去。我留神看：在地平線各點上，大火的不動的光以無聲的一列隆起：如一打的太陽同時上升。於是黑暗並不利害了。遠處小山漸變為更深的黑色，以斷續如浪的尖峭的外形向着天空，那時空地上滿鋪紅色柔光，平靜而安定。我看了學生一眼；他的臉被血的虛幻的紅色所染，血似乎變為氣體與光線。

『那裏有許多傷的麼？』我問。

他搖搖他的手。

『狂人有許多，比傷的更甚。』

『真的狂人？』

『能有別樣的麼？』

他正凝眸看我，他的眼睛帶着固定野暴的表示，充滿冷的恐怖，如中暑死的兵士所有一樣。

『停止那個，』我說，轉向走了。

『醫生也瘋了，看他。』

醫生沒有聽見，他又着腿危坐，像個土耳其人，前後搖動，無聲地動他的唇，動他的指尖，他的注視中也有固定，麻醉，魯鈍，老傷的表現。

『我覺得冷，』他說，且笑了。

『把你們都絞死！』我喊，走向車中之一隅，『你叫起我幹什麼？』

無人回答，學生立着看無聲的散布的光線，他的後項有鬚髮，也年青；於是我凝眸細看，我不明白爲什麼，但我自己想像一隻纖細的女人的手在那髮上出現，這個幻像是這樣不快樂，使怨憤立刻在我心中發生，於是我不再看他而不憎惡了。

「你多大年紀？」我問，但他不回頭也不回答。

醫生仍然搖動他自己。

「我覺得冷。」

「當我想，」學生說，並不轉身，「當我想那裏有街，有屋，還有一所大學……」

他突然停止，似乎他說完了，於是不說。火車也幾乎同時的突然停止，害得我身子與牆壁相撞，聲音都可以聽見。我們都跳出去。這機車之前，有些東西在軌道上，不是一大堆，一堆東西之外有一隻腿伸出在外。

「傷了麼？」

「否，死了。頭是截斷了。請說你要做什麼，但我是要去點車頭燈。否則我們又要壓死幾個人了。」

有腿伸出在外的一堆東西被拋開去；暫時腿抬着身子，似乎要跳到空中去，於是一切消沒在黑暗的壕溝裏了。車頭燈已經明亮，機車立刻變為黑色。

「聽呀！有人低呼，充滿寂寞的恐怖。」

我們從前沒有聽見過，是怎麼的呢？從各處——某處是不能指定的——傳來一種嘆息壓迫我們，不斷而粗惡的，其間夾着奇異的沈默，甚至於好像不顧前後，就是拋掉牠一般。我們曾經聽過許多號哭和嘆息，但這種與那以前所聽的不同。在暗紅色之間，我們眼睛不能看見東西，所以這個被永不再起的太陽所照的天地，似乎在嘆息。

「第五里，」司機人說。

「那是那聲音所從來的地方，」醫生指着前面，學生寒顫了，慢慢地轉向我們。

「這是什麼？聽起來是可怕的！」

「我們走罷。」

我們在機車前走，濃影投在軌上，不過不是黑色而是暗紅色，被柔和的不動的光所照，這光無聲地站在黑天空的各處。我們走的每一步，那曠野非人間可怕的嘆息，這嘆息沒有有形的來源，似乎是紅的空氣。這嘆息凶兆地變成正在嘆息的天地，在牠的不絕而



奇異的陰森間，有時牠回想到草地裏的蚱蜢的鬧聲——和暖的夏天在草地的蚱蜢的不絕的鬧聲。我們常常遇見屍體。我們很快地檢視他們，把他們拋到軌道旁——那些漠然，不動，軟的屍體，他們所在的地方血已沁入，剩下暗色油的斑點。起初我們是計數的，但不久就混亂了，於是就停止。他們是許許多多——太多了在那個凶兆的夜裏，那夜吐出寒冷，還有從牠的生物的各纖維來的嘆息。

『這什麼意思？』醫生高呼，且用拳恐嚇人。『快聽……』

我們已近第六里了，嘆息更清晰而尖厲了，我們幾乎覺得歪扭的嘴，從這嘴裏發出那些可怕之音。

我們殷殷地查察這玫瑰色的冥暗，在牠的奇異的光中這樣狡猾，當突然地，幾乎在我們腳跟，在軌道之旁，有人發出大聲，求救，號哭的呻吟。我們立刻看見他，那個受傷的人，他的臉似乎只有兩隻眼睛是這樣大，當燈籠光照到他臉上時，他不呻吟了，眼睛輪流地釘在我們身上及燈籠上，在他視線裏因看見人和光，有瘋狂的歡樂——還有瘋狂的恐

怖，也許都如幻影一般一切消失，恐怕他已經幾次見過人們帶着燈籠俯視他，但他們都常常在血污混亂的夢中不見了。

我們向前進，幾乎立刻又躐着兩個傷人，一個躺在軌道上，一個在壕溝裏呻吟。我們正在扶起他們，震怒的醫生對我說了：『好了麼？』遂轉身而去。走了幾步遠之後，我們又遇見一個微傷的人，他獨自蹣跚，一臂放在另一臂上，他仰天而行，直向我們來；當我們讓在路旁給他走過，但他似乎沒有看見我們，我相信他沒有看見我們。他走近機車停了一霎時，轉至車旁，離車而去了。

『你最好進去！』醫生喊他，但他不回答。

這些人是我們第一次尋到的，他們就使我們恐懼，但後來我們沿軌道或軌道附近常常遇見他們，被大火的不動紅光所照的整個曠野開始如有生命一樣抖動，忽發高聲號哭，哀泣，詛咒，呻吟。那些一切黑暗的泥堆都擾亂，懦動如半死的龍蝦跳出籃外，有外伸的腿，一些不像人們在斷絕，不覺的動作中，在沉重的安定中，有的不作聲且極服從，有的

呻吟着，悲啼着，咒罵着，且對於救援他們的我們表示一種極強烈的厭惡，似乎我們便是使有那血腥，漠然的黑夜，似乎便是使他們獨剩在那些受傷與在黑夜及屍首之中的原因。

車中已經滿了，我們衣服都沁透鮮血，似乎我們在血雨之下站了許久；那時傷人還在運進來，曠野已有了生命，仍如先前紛亂地騷動。

有幾個傷人自己爬起，有幾個蹣跚地在走，一個兵幾乎已走到我們那裏，他的臉已打破了，只剩一隻眼睛，可怕地粗暴地發光；他已經幾乎赤身，似乎他正從浴室走出，我把他推開，看見了醫生，立刻用左手拉住他前胸。

『我要搗爛你的鼻頭！』他高喊，震搖醫生，於是慢慢地譏刺地立一個俗誓。『我要搗爛你們的鼻頭，你下流東西！』

醫生從兵手中擺脫，趨向他，動氣地喊：

『我要以軍法裁判你，你流氓！監禁你！你阻礙我工作！流氓畜生！』

我們把他們拉開，但兵仍狂叫了許多時候！『下流東西！我要搗爛你的鼻子！』

我方覺疲乏，於是到稍遠處去吸一支煙，休息些時，乾的血蓋滿我的兩手如一雙黑手套，使我屈指也不便，所以我總將香烟和火柴墜落。當我點着了香烟，烟味如小說奇事的深感我，竟有這樣特別的味道，似乎以前以後都不會經驗到的。其時軍營中搬運傷人的學生，我和他同行的，正向我來，我以為似乎遇見他是幾年前的事，而且在那裏也記不清了。他的脚步是堅定的，像在開步走；他注視我後面遠處的東西，於是向上視。

『他們都睡了，』他說，實在是沈靜。

我發怒，似乎那斥罵是對着我自己。

『你忘了麼，那是已經像獅子般戰了十日了。』

『所以他們都睡了，』他重說一遍，了解我了，於是向上視。於是他俯向我，搖搖手指，還是一樣乏味，平和的法式：『我要告訴你……我要告訴你……』

『什麼？』

思：

他屈身向我更低，無意識地搖手指，鄭重說出這幾個字，似乎這些字已表示整個意思：

『我要告訴你——我要告訴你，告訴他們……』還是一樣嚴肅的態度看我，他又搖了一次手指，於是取出盒子砲，向鬢角一槍，但這個至少總不至使我奇怪恐怖，左手取了香烟，我以手指摸摸他的傷處，於是回火車去。

『學生已經自殺了，我看他還沒有死，』我對醫生說，醫生捧着頭嘆息。

『他呀……沒有房間了，也有人立刻都要自殺了，我對你體面些講罷，』他忿怒地恐嚇地說，『我也要自殺了，是的，我懇求你——回去，沒有房間了，你若高興請你控告我。』

於是他走開，還嘸嘸不休，我又走到一個正將自殺的人之前，他是一個軍營中搬運傷人的人，我相信他也是個學生，他立着，前額靠在車壁上，兩肩因為在嗚咽微動。

『停止！』我推着他在抖的肩說，但他不轉身也不回話，還是哭，他的後項也年青如別個學生，而且使人恐怖，他兩腿伸開像一個酒醉病人的可笑的样子立着；他的頸滿是

血；大概他自己兩手緊捏牠過的。

『好麼？』我不耐等了說。

他從車邊踉蹌走開，像一個老人，屈着身體而立，他的頭已俯下，於是離開我們，向黑暗中走去了。我不知爲什麼，不過我還跟他去，我們漸離火車同走了許久。我相信他還在哭，痛苦的感覺漸入我心中，我也想哭了。

『停止！』我高聲喊，同時停下來。

但他仍然向前走，沈重地移動他的脚，像一個促肩和拖地的步態的老人的佝僂着。立刻他在紅色烟霧中不見了，這烟霧好像燈光，但不能照見什麼。於是我仍是一個人。在我左邊，一列暗色的光經過——這是火車。我是一個人——在已死與將死之人之間。還有幾個剩的，我的四周一切都是靜與死，但遠處田間有騷動，似乎還有生命的——或在寂寞中以爲是有生命的。但呻吟並不減少，這蔓延於各地——高聲，無希望，如孩子的哭或成千的被棄的小犬飢寒交迫的吠聲，像尖厲，無窮的冰的針刺入你的腦，緩緩地向

前向後騷動——向前向後騷動……

## 斷片六

……他們是我們自己的人。還在上月，當我們和敵人兩軍中被各種移動的奇怪的擾亂來敗壞一切秩序及計策時，我們深信這是走近我們來的敵人，稱爲第四隊。一切都預備攻擊，但當有人明白地認出我們的制服時，而且在十分鐘後我們的猜想成爲平靜快樂的實事：他們是我們自己的人。他們也已明白地認出我們：他們平靜地向我們來，那平靜的動作似乎表示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歡樂的微笑。

當他們開火時候，我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們還在微笑——在擲向我們的



彈雨之下，一擊擄去幾百個人。有人高喊誤會了，但我們都看見這是敵人——我明明白白記得的——穿的是他們的制服不是我們的，同時我們也回擊。經過這個奇怪的接觸十五分鐘之後，我兩腿都打斷了，到醫院裏截去之後才恢復知覺。

我問戰爭怎樣結束的，只得到掩飾，壯膽的回答，從這個回答我知道我們已被打敗；但後來，如我這樣無腿之人，想到現在我也許會被遣回家去，我活着——再活許多時候，永遠活着，就這樣被愉快所戰勝。只一星期以後我知道一些詳細，那又使我滿懷疑慮及恐怖的新的未曾經驗的感覺。是的，我相信雖然他們是我們自己人——但我的腿之打斷是被我們自己的爆彈之一，而且還是從一個我們自己的人所放的我們自己的砲之一尊。無人能解釋這是怎樣發生的，有些事情發生，有些事情模糊我們夢幻，一軍下的兩聯隊，在一里之間相見，在他們之前的全信以為是敵人，整一點鐘互相攻擊。後來記起，或不願地說到一半這意外之事，還有——什麼是一切最可驚的——可以覺得許多講的人直到那時還不承認這誤會。那就是說，他們承認了這個，但以爲這是後來發生的，開始

實在有敵人在他們前面；但格鬥時候，敵人忽然不知所在了，剩我們在我們的彈雨之中，有的公開地說，還加了詳細的解釋，這解釋他以為是頗為清楚的。在這個危急之間我不能確說這奇異的錯亂是怎樣開始，如我明明白白所見的第一是我們紅色制服，後來是他們橙色的，不知怎樣立刻各人忘記這意外的事，忘記到以為講到真的戰爭，意思要記下各種情形，誠意地送到報館去；我回家以後讀到的，首先，公眾對我們的態度，那次戰爭的傷人，是頗奇怪——我們以為比別次戰爭中那些傷人更少憐恤，但這區別不久也就消失了。唯一的新的事實，與剛才所說完全無異，在敵軍中一件事實，兩隊兵實在幾乎完全互相毀滅，在夜中到了短兵相接——使我想起曾經遇到過的大錯。

我們的醫生，動手術執刀的一個，是個瘦的多骨的老人，被烟與石炭酸所染，在他淡黃灰色的短鬚間永遠有微笑，轉動眼珠對我說：

『你運氣好，可以回家了，這裏是不對的。』

『什麼？』

『有些是不對的，我們時候還要清楚。』

他在上次大陸的戰爭中幾乎已過了二十五年了，常常很高興講到那事，但那一次戰爭他並不明瞭，我所知道他還在害怕。

『是的，有些是不對的，』他嘆息，不樂，隱在烟霧中，『倘若我能够，我也想離開。』

於是俯首向我，通過了黃色烟氣的鬚鬚，他對我低語：

『總有一個時候會來的，那時無人能離開這裏，是的，不是我也不是無論誰，』他的老眼，這樣逼近我，我看見同樣的固定，不活潑，年邁的表現，有些可怕，不能忍，如成千的房屋的倒塌，刺入我的頭中，漸漸因恐怖而寒顫，我也低聲說：

『紅的笑。』

他是第一個明瞭我，他急急地點頭，重說一遍：

『是的，紅的笑。』

他坐在我近旁，舉目回視，又老邁的樣子急急低語，搖動他尖的灰色短鬚。

「你立刻要去了，我來告訴你，你會見過在病院裏的戰爭麼？一定沒有罷？好的，我見過一次，他們像無病的人一般交戰，你要明白——像無病的人。」他深意地把末句重說幾遍。

「好的，那怎樣呢？」我問，仍是低聲，且滿懷恐怖。

「沒有什麼，像無病的人。」

「紅的笑，」我說。

「用水將他們澆開。」

我記起使我們驚駭過的雨，因而發怒。

「醫生，你瘋了！」

「不比你利害，總而言之，不比你利害。」

他抱住他的尖而老的兩膝而笑；越過他的肩胛看我，還有那乾縮的唇吻上意外的痛苦的笑聲的回音，他機敏地看我幾次，似乎我們兩個知道很有趣而沒有人知道的事，

於是以妖術的信仰者的嚴肅行使妖術，他舉起臂膊，又慢慢低下，以兩指當心地輕觸那絨氈的一部，絨氈之下是我的兩腿——假如兩腿還不會截去。

「你明白這個麼？」他神祕地問。

於是，以同樣嚴肅，重要的態度，他對着傷人所臥的一列牀搖搖頭，重復說：

「你也能解釋這個麼？」

「受傷的人麼？」我說。「受傷的人麼？」

「是的，受傷的人。」他重復說，像一個應聲。「受傷的人，無腿無臂的，有彈穿兩脅的，打碎胸部的及挖去眼睛的，你明白麼？我很高興，所以我想你也會明白這個的？」

非如他這樣高年所能的，他輕快地自投於地而以兩手立在地上，在空中使兩腿不偏不倚，他工作的白衣都翻下來，他的臉漸漸發紫，固定地以向上的眼光望我，他很困難地給我幾個不連續的字：

「這個……你……也……明白麼？」

『停下！』我因為恐怖對他低語，『否則我要喊出來了。』

他回到原來自然的地位，又在我的牀的近旁坐下，吐一口氣，自得地說：

『沒有人能明白的。』

『昨日他們又開火了。』

『是的，他們昨日開火了。』他說，贊成地點點頭。

『我要回家去！』我痛苦地說。『醫生，好朋友，我要回家去。我不能片刻再在這里了。』

有時我不能使我自己相信我還有一個這樣好的家。』

他正在想，並不回話，我於是哭了。

『我的上帝，我沒有腿了。我是多麼歡喜我的腳踏車，踏了去玩，現在我沒有腿了。我常常把我的兒子放在右腿上搖擺，於是他笑了，但現在……詛咒你們！我回家去做什麼呢？我還有三十……詛咒你們！』

於是我低泣嗚咽，我想到我的可愛的腿，我的活潑的強壯的腿。誰從我這裏取去，誰

敢來取去！

「聽，」醫生說，眼看旁邊，「昨日我看見一個向我們來的瘋兵，一個敵人的兵，他幾乎剝得赤身了，被打得，抓傷得，餓得像一隻野獸，他的頭髮蓬散，他像一個野蠻的原始的人，或像一隻獼猴，他搖動兩臂，做鬼臉，哼着歌，高呼，要戰鬥，我們給他一些東西吃，又把他趕走——趕到野裏，我們把他留養在那裏呢？他們晝夜在山間彷徨，向各方來往，沒有一定，的路走，沒有目的，也沒有休息處，都是衣衫襤褸如凶惡的妖精，他們搖動兩臂，狂笑，高呼，唱歌，當他們遇見人，他們就同他鬪，或可以大家不看見而走過，他們吃什麼呢？可說是沒有東西，或可說他們吃死人，和野獸，以及那些肥胖的野狗，那些狗在山間互鬪，還全夜狂吠，到夜裏他們如被暴風雨所驚的奇怪的飛蛾或飛鳥一樣，聚集火旁，你點起火，只要半點鐘內，就有一打喧鬧，搥襖野蠻東西，像怕冷的獼猴圍住這火，有時他們因被誤會而遭毆打，有時是故意的，因為他們的不能懂的，可怕的呼聲，會使人們再也忍不下去……」

「我要回家去！」我高聲喊，掩了我的兩耳。

但新的可怕的話，像空虛像妖精之音一樣，似乎隔着一層棉絮，在不絕的擊我頭腦。『他們是許多人，他們成百的死在絕壁，陷坑間，這陷坑等是爲了健全的聰明的人而設的，在有倒鈎的鐵絲網的殘餘間，在樁上，他們加入有次序的戰爭，像英雄般力戰，常在最前的隊伍間，常是勇猛無比，但每每轉擊自己的人。我喜歡他們，現在我只是在發狂的初步，那就是爲什麼坐在這裏對你講話，不過當知覺完全失掉的時候，我會走到曠野裏去的——我要到曠野裏去，還要叫一聲——我要叫一聲，我要召集那些勇敢的人，那些俠客，與全世界宣戰。我們歡樂的一大隊要在樂聲歌唱中進城進村，讓紅的足跡來追蹤我們，在紅的足跡中一切要火一般旋轉舞蹈。那些還活着的要加入我們，於是我們勇敢的軍隊如雪堆之增加，要掃清全世界，誰說我們，必不可殺人，放火，搶劫……』

他現在還在高呼，那個瘋醫生；那些在他周圍的剖開胸脅的，挖去眼睛的，截斷兩腿的，腫着的痛苦，似乎都被他的喊聲驚醒。病房中充塞無量，磨鏗般，哭泣的呻吟；各方面灰白，黃色，疲乏的臉孔，有的沒有眼睛，有的是這樣奇形地殘割過，似乎他們是從地獄裏回



來的，都向着我們看，他們呻吟，也靜聽，一個黑色無形的影子起自地面，兢兢地從門外向內窺視，那時瘋醫生正在伸着兩臂高呼。

『誰說我們必不可殺人，放火，搶劫？我們要殺人，放火，搶劫，我們，一隊歡樂，快活的勇士，我們要毀滅一切；他們的房屋，大學校，博物院；快樂如孩子們大聲狂笑，我們要在舊址上舞蹈，我要宣揚瘋人院是我們的祖國；那些一切都沒有發狂——我們的敵人和瘋人；當我，偉大，不可勝而且歡樂的，當我要開始管轄全世界，牠的唯一的君王和主人，一個怎樣高興的狂笑要散佈在整個宇宙裏。』

『紅的笑！』我高喊，打斷他話。『救命！我又聽見紅的笑！』

『朋友！』醫生繼續說，對着在呻吟，殘割過的影。『朋友！我們將要有紅的月，紅的日，野獸也要有紅的有趣的外衣，我們要在一切那些太白的，身上以皮覆上——那些太白的……你沒有嘗過血滋味麼？這是微黏微溫的，不過是紅的，而且還有這樣愉快的紅的，笑……』

## 斷片七

……這是不信上帝而且違法的紅十字被視爲神聖受全世界尊敬，他們看見這是一輛滿是無害的傷人的車，不是兵卒的車，埋着地雷的事，他們不應該警告我們的麼？這些可憐的人，他們正在夢想家庭……

## 斷片八

……繞着一個茶炊，繞着一個真的茶炊，茶炊裏噴着水汽，如同從機器中出來的一樣——燈罩也漸暗昧，因為有這許多水汽。茶杯是一樣的，外藍內白，很可愛的小杯，是結婚的禮物。我的阿姨送我們的——她是一個很溫和，良善的女人。

『還能够整套完全的麼？』我不肯信地問，用一隻乾淨的銀匙取糖調在杯內。

『一隻打碎了，』我的妻不在意地說；她正捻開茶炊的龍頭來，水整齊地，容易地流着。

我笑了。

『笑什麼？』我的兄弟問。

『呵，沒有什麼。讓我再到書齋裏去一次罷。你也可以來幫幫英雄。我不在的時候你玩夠了，不過現在可不能了。我應當把你整頓一下。』於是我開始唱歌，自然當作一個諧謔——『我的朋友呀，我們正勇猛地衝向敵人……』

他們明白這個諧謔，於是笑了，只有我的妻仍不高興，她正以一塊乾淨的繡花布在揩茶杯。一到書齋，我又看看淡藍色的壁紙，綠罩的燈及放着水瓶的桌子，且牠微有些灰塵。

『從這裏傾些水給我。』我愉快地囑咐他們。

『你剛喝過茶哩。』

『不關的，倒些給我。』我對我妻說，『請你把我們的兒子帶到隔壁房間去一分鐘罷。』

於是我歡喜地啜着小口的水，那時我妻和兒子都在隔壁房間裏，我不能看見他們。

『對了，現在請到這裏來罷，但是爲什麼他這時候不去睡呢？』

『你回家來他這樣高興哩，親愛的，到你父親那裏去。』

但是孩子哭了，躲在他母親腳後。

『他爲什麼哭了？』我迷亂地問，還向周圍看，『爲什麼你們都這樣失色，無聲，影子似的跟着我？』

我的兄弟忽然大笑，且說，『我們並不緘默。』

我的妹妹也說，『我們一直在講話。』

『我要去看看晚飯了，』我的母親說，於是急急地離開這房間。

『是的，你們一些沒有聲音，』我突然判決似的重說一遍。『從早晨我聽見你們一句話以來，只有我一個人談笑快樂，你們不高興看見我麼？爲什麼你們視線都避開我？我有改變麼？是的，我改變了，但我沒有看見一面鏡子過，你們都把牠們藏過了麼？給我一面』

鏡子。」

「我即刻給你一面罷，」我妻回答，但過了許久還不再來，鏡子是女傭送來的。我照鏡子——我在火車，在車站時之前也照過——臉是一樣的，老了一些，不過是最尋常的臉。我相信，他們準備着我大叫，暈倒——當我安靜地問時，他們非常快活——

「我身上還有什麼特別的？」

笑聲更高更高了，我的妹妹急急地離開這房間，我兄弟以平靜的確實說：「是的，你沒有許多改變，只頭禿了一些。」

「你該感謝我的頭沒有碎，」我坦然地回答。「但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呢？——一個，又一個，請把我再運到房間裏去罷。多麼舒服的椅子，一些沒有聲響。值多少錢？你們來賭東道我不會省錢的；我要買這樣一雙腿，最好……我的腳踏車！」

這正掛在牆上，還新的，只是車輪因沒有打氣已癱了。一小塊泥還黏在後輪上——上次我騎過的。我的兄弟緘默無言，也不來推我的坐椅，我已經明白他之所以無聲，躊躇。

「在我們聯隊裏只有四個軍官還活着，」我氣惱地說。「我運氣好……你可以取車去——明天取去。」

「好的，我會取去的，」我的兄弟順從地同意。「是的，你運氣好，半城的人都穿喪服了，那腿——那真是……」

「自然，我又不是一个郵差。」

我的兄弟突然站住，問我——「但爲什麼你的頭抖動着呢？」

「沒有什麼，醫生說這會好的。」

「還有你的手呢？」

「是，是，還有我的手，都會好的，請推動我，我再靜下去是厭了。」

他們擾亂我，那些不知足的人，但我的歡樂又恢復了，當他們預備我牀時候；一隻真的牀，一隻美麗的牀，四年前我們結婚時所買的，他們鋪開一條乾淨的被單，於是搖鬆枕頭，翻開絨氈；那時我看這合例的舉動，大笑得滿眼是淚。

「現在替我脫衣服，把我放在牀上罷。」我對我的妻說，「這是多麼的好呵！」

「親愛的，即刻就來。」

「快些！」

「親愛的，即刻來了。」

「什麼；你在做什麼？」

「親愛的，即刻來了。」

她立在我背後，梳妝臺的近旁，我想回轉頭去看看她，但是徒然，她突然高叫一聲，像只能在戰爭中聽到的呼聲——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立即趨向我，把她兩臂抱着我而倒下，把頭埋在我截去的殘腿之間；她恐怖地回過頭來，但又緊壓殘腿，狂吻這殘腿大叫——

「你變成怎樣了？爲什麼，你還只有三十歲，你正年青，正美好，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人



類多麼殘酷呀。有什麼用呢？必須是爲誰呢？你，我的溫柔的，可憐的愛人，愛人……」

因爲她哭，他們都起來了——我的兄弟，妹妹，乳娘——他們都哭了，訴着苦，倒在我腿旁悲傷，在門檻上立着我的灰白，可怕的灰白色臉的兄弟，上下牙齒交戰，高聲喊——

『我和你們都要發狂了，我要發狂了！』

那時我的母親伏在我的椅旁，沒有力哭了，只喘着氣，頭向車輪撞，乾淨的牀站在那裏，搖鬆的枕頭，翻開的絨氈，還是四年前我們結婚時所買的牀……

## 斷片九

……我正坐在和暖的浴室裏，那時我的兄弟正煩惱地在小房間裏踱步，坐下，又起來，搥了肥皂，面巾放到他的近視眼之前，又把牠們放在原處，終於面壁立起，用指挖着灰泥，熱烈地繼續說：

『你想想看：我們既經教人們慈悲，辨別，論理——給與了他們以意識，到十年一百年，那是決不能沒有應報的，尤其是給與了意識呀。我們可以變成殘忍的，失掉一切感覺，慣於血，淚，痛苦——例如屠夫，及醫生官吏們所爲的，但怎樣使我們能棄絕真理，在我們

已知道牠之後呢？我以為這是不可能的。從孩提之時就教我不要虐待動物，要慈悲；我讀一切的書也一樣教我，我為那些在你們所詛咒的戰爭中受苦的人十分痛苦地不安。但光陰消逝，我正開始習慣於一切那些死亡，受苦及一切在血污中的；我覺得在我日常生活中我逐漸減少情感，責任心，只負利害的刺戟的責任，但我不能慣視戰爭；我的腦拒絕來了解，來解釋一件根本無情感的事。幾百萬人集在一塊地方，給他們動作有次序有規律，互相擊殺，人人都一樣受傷，一切都不快樂——若不是發狂是什麼呢？我的兄弟回轉身體查究地以短視正直的眼看我。

『紅的笑，』我愉快地回答，拍着浴水。

『我要告訴你實話，』我的兄弟把他冷的手親信地放在我肩上，但忽然又縮回去了，似乎因為我赤身且濕而喫驚。『我要告訴你實話；我是很怕發狂。我不知還有什麼要遇到，我不明白牠，牠是可怕的。倘若只要有人解釋給我聽，但沒有人能解釋。你從前在前線，你見過一切了——解釋給我聽罷。』

『魔鬼迷了你了，』我說笑地回答，拍着浴水。

『你也，』我的兄弟悲哀地說，『沒有人能幫助我。這是可怕的。我已開始失掉一切。什麼是應當的，什麼是不應當的及什樣是有意義的，什麼是無意思的等了解。倘若我突然來捏住你的咽喉，起初是輕輕地，似乎來摩弄你，於是加緊，勒死你，那就怎樣呢？』

『你胡說，沒有人做這樣事情的。』

我的兄弟擦擦他的冷手，柔和地笑了，他還繼續說：

『你不在時候是我不睡的長夜，實在不能睡，奇異的思想都鑽入我頭裏來——去拿一柄短斧，例如去殺死各人——母親，妹妹，僕人，還有我們的狗，自然，只是幻想，且我從不會這樣做的。』

『我望你不要這樣，』我微笑，拍着浴水。

『還有，我怕小刀，怕一切銳利的；我以為倘若我拿起小刀，我定要殺人。現在，不是實在麼——倘若這是很鋒利的，爲什麼我不把這來投向人呢？』

「理由是充足的，兄弟，你是一個多麼古怪的人——請你放開熱水龍頭。」  
我的兄弟捻開龍頭，放進熱水，於是又繼續說：

「還有，我怕羣衆——男人們，他們許多聚在一起的時候。在一個晚上我聽見街上喧鬧——如高聲呼嘯——我驚起，我相信……屠殺在開始了。幾個人站在一起的時候，我不能聽出他們在講什麼，我以為他們將要突然叫喊，於是互相攻擊，鮮血迸流。你也知道——他神祕地接近我耳朵——『報上滿是謀殺案——奇怪的謀殺案，都是瞎說，說有像人一樣多的種類頭腦；人類只有一種智力，而且已在昏迷了。摸我的頭看，是多麼熱。牠在燃燒了。但有時也受寒，在牠那裏的都疑結，變為麻木了，成爲可怕的死的冰塊。我必要發狂了；不要笑，哥哥，我必要發狂了。已過了一刻鐘，是你出浴堂的時候了。』」

「等一會，再一分鐘。」

這是多麼好，再坐在那浴室裏，聽熟悉的聲音，可以不要想及字句；再看一切，在我周圍熟悉的，簡單的，普通的東西：微綠的銅龍頭，有熟悉的花樣的牆壁，及整列在架上的照

相。我又要用照相了，用簡單平靜的風景及我的兒子在走路，在笑，在玩的像。我們沒有腿，那些事情卻做得的。我還要我做我的著作——關於著名的書，人類思想之進步，美以及和平。

『呵，呵，呵！』我大笑，拍着落水。

『你做什麼？』我的兄弟問，臉色漸漸灰白，而且滿面驚駭。

『沒有什麼。我因為在家裏所以很高興。』

他對我一笑，這一笑如對小孩或對比自己年青的人，雖然我比他大三歲；他漸入沉思狀態，如一個成人或一個有偉大的，煩苛的，老的思想的老人。

『一個人能飛到那裏去呢？』他問，聳動他的肩。『每日，在同時，新聞結束他的消息，於是各種人大驚愕。這個感覺，眼淚，思想，受苦以及恐怖的廢集，奪去我的一切靜止；我像在波浪上飄蕩的一片木，或在旋風裏的一些沙。我被強迫地與一切所謂習慣分離，每晨有可怕的一霎時，其時我似乎掛在癡狂的混沌的空中，且我應跌入其中，我必要跌入其

中的，你不知道一切的，哥哥，你沒有讀過新聞，許多是從你得來的——哥哥，你不知道一切的。」

我頗以他的話當作一個帶憂的戲言——對待那些癡狂心亂，有戰爭的癡狂的讖示而且還給我們警告的人的普通態度，我視為一個戲謔，那時我似乎把我在那裏所見的一切忘記了，那時我正拍着熱水，『好的，讓他們瞞着我罷，不過我無論怎樣我要出浴堂了，』我坦然說，於是我兄弟笑了，叫喚服侍我的人；於是他們把我擡出浴盆，給我穿衣，然後我用了些茶，用的是雕花的玻璃杯子；我自己想，雖然沒有了兩腿，生命還是值得活下去的；於是他們把我推到書齋中的桌旁，我預備工作。

在戰前我是在報館裏做評論外國文學的編輯的，現在則在我能力所及的做，放着一堆那些黃色，藍色，棕色封面的親熱可愛的書籍，我的愉快是這樣大，欣喜是這樣深，使我不能聚集心思來讀書，於是我只摸摸書，我的手愛護地撫摩過去，我不禁笑了，實在是癡笑，但我情不自禁了，當我羨慕地顧到形式，裝飾畫，以及插圖之美麗純粹，在牠們之內

的一切是多麼有意思而美麗！多少人在工作搜集，需要多少才力使字體在交切之間這樣簡明雅緻，這樣可愛，相稱，動人。

『現在我必需開始工作了，』我誠懇地說，十分看重工作。

於是握了筆來寫題目，像蛙縛在線上似的，我的手在紙上跳。筆尖插入紙，刮碎紙，跳躍着，禁不住地橫逸；畫着難看的線，斷的，曲的，無意的。我不作聲，也不動，我漸漸發冷，仍如漸近可怕的我所新發現的真理；其時我手在發光的紙上亂舞，每個手指都無望地，有生命地，癡狂的恐怖地抖動，似乎那些手指還在前線，看見大火，看見碧血，聽見不能形容的痛苦呻吟和呼號。牠們已經和我脫離，那些瘋狂地抖動的手指，牠們是有生命的，牠們已變成耳朵眼睛；而且因為恐怖而漸漸發冷，沒有力量說，沒有力量動，我看牠們在乾淨發光的白紙上迷亂地跳舞。

於是一切都靜下。他們以為我在工作，所以關了各處的門，使各種雜音不至於來擾亂我——所以我獨自在房裏，奪去行動的能力，順從地看我的舞動的手。



『沒有什麼，』我高聲說，在書室的靜寂與孤獨中我的聲音如瘋人的聲音般響得空虛，悽慘。『沒有什麼，我要令人筆記了。爲什麼，密爾頓目已盲了，當他作他的樂園復得記時，我能思想，那是重要的，實在這就儘够了。』

於是我構造關於瞎眼的密爾頓的一個長的，適宜的文句，不過字是混亂了，如引用已朽的活字架一般零落了；且讀到了句子的末字時，就忘了牠的第一字。於是我要想起什麼是使我開始的，爲什麼要來構造那些關於密爾頓的奇怪的文字，但想不起來了。

『樂園復得記，樂園復得記，』我重說了兩遍，但不能明瞭是什麼意思。

於是我知道我常常忘記許多事，我變成奇異的大意的；而且熟悉的臉，也認不清；雖是簡單會話的字，我忘記了，有時記得一個字，但不能明瞭牠的意義。我清楚地對自己幻出逐日的生存，一個奇怪的，短的日子，像我腿般被截去，有空虛的神祕的空間，不自覺的或冷淡的長的時間，我對這些不能記得一點。

我想要我的妻來，但不能記起她名字——這個並不使我驚奇，我柔聲的低呼：

「妻呀！」

普通的不連貫的字響得柔和地，沒有得到回音就消滅了。於是一切都靜下。他們怕各種不小心的聲音騷擾我工作，所以一切都靜下——給學者一個十分好的研究——適意，安靜，與我們以沉思及創造力。『親愛的人，他們對我多麼細心！』我情深地想。

……於是靈感，神聖的靈感，對我來了。太陽照在我頭上，牠的燃力的光線投向全世界，擲下花與歌——花與歌。我是整夜寫作，不覺疲乏，但非非地想入有力的神聖的靈感的翼。我正在寫一些偉大的——一些不朽的——花與歌——花與歌……



第  
二  
部



## 斷片十

……上週金曜日他快樂地死了，我說『快樂地』還再三說我的哥哥之死於他是一個大幸福，沒有腿的，癱瘓的，靈魂受打擊過的跛者，在他傻的創造的喜歡中他是可怕而又可憐。自那夜來他寫了兩個月，從不離開坐椅，拒絕一切食物，無論何時我們即使推他離開桌子一霎時，他就哭就罵，他在紙上以極快的速度移動他已乾的筆，一頁又一頁放在旁邊，繼續的寫，又寫，睡眠離棄他，我們把他放在牀上幾小時只有兩次是成功的，謝謝強烈的催眠藥；但後來即催眠藥也無力制服他傻的創造的喜歡了，依他的命令，各窗的

窗簾都整日放下，燈全日點着，裝出夜的幻影，當他寫的時候，一支又一支的吸着香煙，明明白白地他是快樂的，我從未遇見過一個健康的人而有這樣神感的臉——一個預言者或一個大詩人的臉。他變成極憔悴的，有屍首或隱士的蠟般的透明，他的髮變成十分灰白；他開始他的儂的工作，還在較爲年青的人的時候，但告竣時已是一個老人了。有時他急急於他的工作，比平常寫得更多，他的筆刺入紙張而破裂，但他從不注意的；在這種時候我們不敢去動他，因爲極輕微的接觸他就要被大哭大笑所襲擊的；但有時，極少有的，每次問一樣的話：我是誰，什麼是我的名字，以及從何時起我從事於文學的。

於是他也許會謙卑地講，常用一樣的話，講他是多麼驚恐，當他想到他已經失掉記憶而且無能力工作時；還有多麼顯赫，他已經顛覆胡塗的想像，從此開始他偉大不朽的關於花與歌的工作。

『自然我並不倚賴被我同時代的人所認識，』他也許會驕傲地同時謙遜地，把抖的手放在一堆白紙上，說，『但將來——將來——會了解我意思的。』

他從不記起戰爭或他的妻和子；他的無盡的工作的幻景竟全占了他的心，使他以為除此以外一切都不在意。我們可以在他面前走路講話——他不注意到，還有並非一時的，他的臉失掉恐怖的緊張與靈感底表示。在夜的靜寂中，當人人已睡的時候，他獨自不倦地織着癡狂的無窮之線，很有些可怕，只有他的母親與我敢冒險走近他。有一次我想給他一支鉛筆代他的已乾的筆，意為他也許真的已寫了些東西，但在紙上仍只是些可憎的線，斷的，曲折的，無意的。於是他在夜裏工作時候死了。我很知道我的哥哥，他的癡狂之來我並不以為奇；滿在他自戰地寄來的一切信中，且是他回來後的生命靜止的工作，這工作的奮心之夢已到了要與他的疲竭，痛苦的腦的無能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的境界了，於是成爲不幸之結局。我相信我以十足的完密重建連續的感覺已成功了，這感覺使他在那不幸之夜完結的。大概講起來，一切我所寫下關於戰爭的在我已死的哥哥的文中發現，常是這樣混亂，矛盾；只有幾處插入的閒話是這樣深刻地永不消滅地發自他的腦中，這我能枚舉他用來告訴我的話。我愛他，他的死如石苦壓牠的愚蒙殘害我



的頭腦。牠在難解之上又加上一個環，這環如蛛網一般包圍我的頭，已把牠縛緊。全家的人都到鄉間訪親眷去了，我獨自在屋裏——這屋是我的哥哥很喜歡的，僕人已經遣散，只有關人每晨自隔壁來燒起火爐，餘時我是只一個人，如蒼蠅在窗層間，把我自己陷於或敲着透明的，但不能超越的阻物。且我覺得，我知道，我將永不離開這屋。現在，當我獨一人時候，戰爭整個地佔據我，站在我前如一個不可思議的神祕，如一個可怕的精靈，對這個我不能給一個形式。我給牠各種形象：在馬上無頭的骨架，無形的影，生在黑色的雷雲裏，無聲地包圍大地，但其中沒有一個能給我一個回答或消滅佔據我的冷的不絕的鈍重的恐懼。

我不能懂戰爭的意義，我必要發狂，像我的哥哥，像從戰地遣回來的幾百的人。但這個並不使我恐懼。理性之失落對於我似乎是光榮的，如一個哨兵之死於哨位上。但所期望者，瘋狂之緩而一定的走近，有些事過甚地流入於混沌之即時的感覺，苦痛的思想之不可忍的痛苦……我的心已經變成麻木，牠已死了，沒有新生命給牠，但思想卻仍然活

着——仍在掙扎，有一次如撒謨孫<sup>①</sup>之有力，但現在則如小孩之無力柔弱——不過我爲我的可憐的思想不樂，有時候我不能忍受那些壓迫我頭腦的鐵釧之苦痛；我覺得一個不能抑制的希望衝出到街中，到市場去，那裏有人在喊：

『停止戰爭，此刻——否則……』

但有什麼『否則』呢？有話能使他們回復知覺麼？回答這個，我們不能找到正如此種高聲而不誠實的話或必須我跪在他們之前流淚麼？但那時，成百成千的低泣使大地也回聲，但那改變了什麼呢？或者，恐怕，在他們之前殺死我麼？殺死我麼？每日成千的人在死，但那改變了什麼呢？

當我覺得我的無能時，我忿然大怒——戰爭的暴怒，戰爭是我所恨的，如醫生，我希望燒毀他們的屋及一切他們的寶藏，他們的妻子；下毒在他們所飲的水中；把一切被殺的自墓中取出，把屍首丟在他們不潔的屋中牀上，讓屍首和他們睡在一起如和他們的妻孥或夫人！

啊，倘若只要我是個魔鬼！我要移植一切地獄射到地上的恐懼。我要變做一切他們的夢的主者，還有，當他們在孩子睡前以一笑畫十字時，我要在他們前以一個黑影直立起來……是的，我必須發狂——只讓牠快些來——讓牠快些來……

●在俄國，冬季窗有內外二層的。

●以色列的勇士。

## 斷片十一

……囚犯，一羣戰慄，可怕的人。當他們被趕下火車時候，衆人大呼一聲——一隻暴戾野狗的呼聲，牠的鏈太短而且不堅固。衆人呼了一聲又靜下了，深深地呼吸，當時他們擠緊的一隊，手插在袋裏向前走，微笑在他們脣吻上似乎在乞憐，這種樣子走似乎有人正在後面以長的棒來打他們的小腿，但其中之一個和其餘稍離開一些走着，寂靜，嚴肅，沒有笑容，當我視線與他的黑的相遇，我看見顯然的忿怒在他們之間。我明白地看見，他輕視我，以爲我是不足道的；倘若我想殺死他，沒有武器如他，他不會高喊求救或來保護。

或來救他自己——他以為我是不足道的。

我跟着衆人走，想再遇見一次他的視線，只在他們正走進一所房子時是成功了。他最後進去，讓他的同伴在他前走過，於是又看我一次。於是我在他大的黑眼睛裏看出這樣痛苦，這樣一個恐懼與癡狂的混沌，似乎我已查出地上最壞的靈魂。

『那個古怪眼光的是誰？』我問一個衛兵。

『一個軍官——一個瘋人，這裏這種有許多。』

『他的名字呢？』

『他不說。他的同鄉並不知道他。他們以為是異鄉人。他曾經自縊，被救了，但現在是一點也沒有辦法！……於是衛兵裝一個沒法的姿勢，就出門去了。』

於是，這個晚上我想到他。他是獨個在敵人中，敵人在他的意思，是對他什麼事都會做出來的，但他一夥的人並不知道他。他不作聲，還忍耐地等時期來到，那時他將能完全脫離這個世界。我不信他是瘋的，他不是懦夫；他是唯一的人能在那一羣戰慄可怕的人

中保持他自己的尊嚴，這些戰慄可怕的人，他不以為是自己的人。他想什麼呢？怎樣的一個失望的深淵必在那人的靈魂裏，竟臨死也還不願說出他自己的名字呢？說了名字，也有什麼用？他覺悟了生命，知道了人類的真的價值時，便不注意圍繞他的或友或仇了，即使他們高興高呼，發怒，或是恐嚇。大約是如此的罷。他在最後一次可怕的激戰中被捕，在這次激戰中幾萬的人喪失生命，他表示沒有反抗，當他被捕入獄時候：他因種種原因被解除武裝，當不管一切的兵以劍擊他時，他並不取自衛的方法，但創傷很輕微，於他是可惜的。

但可是他真瘋了麼？兵說這裏這種有許多……

## 斷片十二

……這是開始。昨日黃昏我走進我哥哥的書齋時候，他正坐在椅上伏在堆着許多書的桌子上。在我點亮蠟燭的剎那間，幻影不見了；但過了許多時候我還不能使自己坐在他坐過的椅上。開始是恐怖——我們常常聽見沙沙聲及爆裂聲的空房是這恐怖的原因，不過後來我還喜歡牠——他比別人更好。雖然我整個晚上沒有離開過這椅子；我以為倘若我起立他也許會立刻坐下在我的地方。於是我也不回顧，很快地離開這房間。燈必須在各房間點起，但這也不必罷？這也許是更不好，倘使我因為燈光看見了一些東

窗——仍舊，還可以存疑於這房子。

今日我帶了蠟燭走進去，沒有有人在椅上了。這明白這必定只是一個影。我又到車站去——我現在每晨去的——看見滿車是我們瘋狂的兵。車不是露天的，且已轉入岔路。我只從窗口看出幾個臉。他們都可怕的，特別的一個。榴櫟色，大開的黑口及凝視的眼睛。可怕地引人注意，這像一個可怕的面具，但不能把我視線移開。於是牠注視我；牠的整個，且是不動的，同在前進的火車掠過去，不能把牠的注視遺留片刻。倘若牠這分鐘內是在這黑暗的門中出現，我怕要禁不住了罷。我查問一遍：那裏有二十二個人。傳染病正在蔓延。報紙隱瞞許多事情，我相信，在我們城中也有些不好了。黑色緊閉的車已經看見了幾次——我估度在城中各部一日見了六次。我想我也要死在這幾日這幾車之內的罷。

報紙每日鼓吹新的軍隊及更多的血，於是我日益不明瞭牠一切是什麼意思。昨日我讀了滿是可疑點的一條，其中說有許多偵探和賣國賊在民間，警告我們留意小心，還說民衆的憤怒也許是會尋出罪惡。什麼罪惡，還是什麼底罪惡呢？我正在車中自車站回



來，我聽見一次奇怪的談話，我想是講到同樣的事情的。

『他們不要審，就應該都絞死。』其中一個說，研究地看我及其他旅客。『是的，賣國賊就應該絞死。』

『不要生慈悲心。』又一個重說。『對他們已夠慈悲了！』

我跳出火車，戰爭正在使個個人流淚，且他們也正在哭——爲什麼，這是什麼意思呢？血霧似乎已包圍了大地，遮蔽了我們視線，我想到宇宙的破裂之期已漸接近了。我哥哥所看見的紅的笑，瘋狂從那邊，從那些血田來了，我覺得在空氣裏牠的冷氣，我是個強壯的人，沒有一些使身體敗壞的疾病，走進火車也覺得腦的紛亂，不過我知道傳染病已經沾染，我的一半思想已不能再聽我吩咐了。這比瘟疫的其他的恐怖更壞，我們可以逃避瘟疫，可以設法處置，但我們怎樣能逃避動人的思想呢？

在白晝，我仍能抵抗牠，不過到夜裏我變成，如個個別人一樣，我夢的奴隸了——而且我夢是可怕的，全是瘋狂……

## 斷片十二

……到處行着私鬪，無意識且兇暴的，極輕微的激動要引起且使之現實最野蠻的虐殺，刀劍，石子，短木等襲擊，被殺的人都是同類的——紅的血要求迸出而自願地滿地流溢。

他們的六個，都是農人，被三個帶着重炮的兵引去。他們古怪的農人衣服簡單而粗陋如野蠻人，還有他們古怪的臉似乎是泥造的，以纖氈的羊毛代頭髮裝在頭上，他們在富城的街市中，聽從有訓練的衛兵——古代的奴隸。他們開始到戰場去，他們如牛被牽

到宰牛處去一樣無知呆笨，聽從着鎗刺而移動。在前一個高的無鬚的，有鵝樣長頸，長頸之端是小的不動的頭的青年在走。他的整個身體如一條軟枝向前屈曲，他注視他脚下的地，不動得猶如他的眼光已刺入地的深處一般。一隊中最後一個是短小，有鬚，中年的人；他沒有反抗的意思，在他眼中沒有思想，不過地球吸住他的腳，緊緊地吸住，一些不放鬆，他身體向後向前走，似乎在猛風中掙扎。每一步兵以他的來福鎗的柄推他一推，一隻腿，與地分離，震動地向前伸，其時一隻則仍然緊緊地黏在地上。兵士們的臉都疲乏惱怒，顯然他們已走了許多時候；我們覺得他們對於怎樣背鎗，怎樣走，步伐不齊，腳像鄉人們向裏指，這些事都已厭倦，不注意。無意識的，踟躕的，無聲的反抗——農人的，似乎已懵懂了他們有訓練的頭腦，他們已漠然於他們向那裏去及他們的目的了。

「你帶他們到那裏去？」我問一個兵。他忽驚起注視我，在他銳利的眼光中我覺得鎗刺明白地似乎已在我的胸中。

「離開！兵士說；『離開，否則……』」

中年人乘此機會逃走了，他輕步逃上路旁木柵之下，蹲了下來，似乎是在隱藏。獸類也沒有動作得這樣呆笨，這樣無意識。兵變成野蠻人了。我見他追上去，伏下來，鎗換到左手，右手拍的打着一些軟的，平的東西。於是又一次。大眾聚攏來。聽見笑聲，喊聲……

## 斷片十四

……在座中第十一號。幾個人的手臂緊壓在我左右手邊，其時在半暗中我的周圍觸目都是不動的頭，被臺上的光染成紅色。禁在那狹處的羣衆漸漸使我恐怖。人人都無聲，靜聽臺上在說什麼，或在想他自己的思想，不過因為他們是許多，他們，因為一切他們的寂靜，比演員的高聲更可聽見。他們咳嗽，鼻息，脚和衣服的聲音，我明白地能聽出他們深長的，參差的呼吸，這呼吸使空氣變熱。他們是可怕的，因為他們的每一個會變成死屍的，還有他們都有無意識的頭腦。在那些梳光的頭的安靜中，這些頭放在白的硬的領上，

我覺得瘋狂的暴風幾乎每秒要突來。

我的手漸漸冷了，因為我想到他們是那樣的可怕，還有我距離進口是那樣的遠。他們都安靜，不過倘若我喊出『火呀！』來，將怎樣呢……我充滿恐怖，但我經驗到痛苦的熱望，現在一想到這熱望，還使我一直冷到指尖，而且出冷汗，誰能阻止我喊出——是的，立起來，轉過來喊：『火呀！救你們自己——火呀！』

那麼，瘋狂的震動的浪會壓服他們平靜的四肢，他們會跳起來，悲呼慘號像野獸一般；他們會忘記他們已有妻，有姊妹，有母親，他們會將他們自己塑成像是被突然的盲目所苦惱的人一樣，在瘋狂中以又白又香的斷指互扼頸子，燈光還是亮着，灰色的臉的人會在臺上出現，高喊一切仍是有次序的而且並沒有火；顫抖，繼續的音樂開始奏浩蕩的歡樂——不過他們對一切都不聽——他們會扼頸，踐踏，打擊女人們的頭，拆毀她們精工，玲瓏的髻子，他們互相撕着耳朵，互相咬去鼻頭，撕去各人的衣服，覺得沒有羞恥，因為他們都已瘋了，他們的靈敏，嬌柔，美麗，可愛的女人們無助地在他們脚下輾轉叫痛，抱住

他們的膝，還相信他們的寬洪——其時他們乖戾地敲打她們美麗的翻起的臉，想衝過到向出外的路去。因為男人們嘗是殺人者，他們的安靜和大量是美食的獸的安靜，這美食的獸知道自己避去危險。

當他們集在一羣戰慄的襤褸的怕羞的野獸之入口，半數已成死屍，苦笑在他們唇吻間，我會走上臺帶着笑說：

「遭遭這一切，就因為你殺了我的哥哥。」是的，我會帶笑說：「遭遭這一切，是因為你殺了我的哥哥。」

我應該講得響些，因為我右邊的鄰人忿忿地在他的椅上移動着說：  
「靜！你說。」

我覺得高興，想尋一個開心，假裝着警告的嚴厲的面容，我向着他屈下來。

「什麼？」他疑惑地問。「你為什麼這樣細看我？」

「靜，我求你。」我以唇低語。「你辨不出火燒的氣味麼？戲院裏有火！」

他很有主意及見識地不喊出來。他臉漸漸變白，眼睛凸出，眼窩幾乎到面頰之外，大得如勝臍，但他仍不喊出。他靜靜地起來，連謝我也不謝蹣跚地向着出口走去，震動地防制脚步。他怕別人猜到火因而阻礙他的出去——他，唯一的值得救出的人。

我覺得厭惡也離開戲院；此外我不要人們太快地知道我的本相。在街中我看那一部分天，那裏戰爭正在猖獗；一切都寂靜，夜雲因為城中的明燈而發黃，慢慢地靜靜地掠過。

『恐怕這只是一個夢，實在沒有戰爭罷？』我想，被天空與城中的沈默所欺騙。

一個兒童從轉角後跳出，歡樂地喊：

『一個可怕的戰爭，無限的損失，買一張電報——夜電！』

我借街燈的光讀牠，四千戰死者。我應當說，在戲院裏不會比一千多的。整個歸程中我不絕的說——『四千戰死者。』

現在我怕回我的空屋去。當我把鑰匙插入鎖中，看着無聲的平坦的門時，我能覺得



在鎖後的黑暗的空房間，這房間雖在幾分鐘後會有一個帶帽的人走過，偷偷地留神他。路我知道得很清楚，在樓梯上我一枝一枝劃火柴，直到尋到一支燭。我永不再入我哥哥的書齋，這房間關着一切所有的東西，下着鎖。我睡在餐室裏，這餐室我已經全加更換了；在那裏我覺得更靜，因為空氣似乎仍保留着講話聲，大笑聲，碗碟的歡樂的相撞聲的痕跡。我清楚地聽見乾的筆的寫字聲——當我躺在我牀上的時候……

## 斷片十五

……那可笑而且可怕的夢，似乎我的腦已從頭顱中取出，赤裸的沒有保護的，且已恭順地貪嗜地吸取那些流血的，無意識之日的恐怖了。我捲縮地躺着，只佔五呎地位，其時我的思想環住了全世界。我以一切人類的眼睛看，以一切人類的耳朵聽；我因為被殺的人而消瘦，因為一切受傷而被棄遺的人而憂愁低泣，當血從人身上流出時我感覺到受傷受苦者的痛苦。雖一切不會遇見過的或是遠處的，我看得似乎遇見過或在近處一樣清楚，於是我赤露的腦的受苦永沒有完結。

那些孩子，那些天真的小孩，我看見他們在街道中扮演戰鬥，互相追逐，一個已經發出尖細而稚弱的聲音哭了——有一種心情在我心中從恐怖與厭惡退縮。我回家去；夜來了——在烈火一般的夢中，像深夜的大火，那些天真的小孩成爲一隊兒童殺人犯。

在大的紅的光芒中有一種東西如預兆燃燒，在黑烟中羣集怪異的殘缺的有成人頭的孩子，他們輕佻地敏捷地跳躍着，好像小羊在玩，也像病人在艱難地呼吸。他們的口如蛙或蝦蟆的顎，震動地大開着；在他們赤體的透明的皮膚之下鮮紅的血悻悻地運行——他們玩着，互相殺着，他們是我所見最可怕的，因爲他們小，各處都能够潛入。

我正在窗前觀望，一個小的就留意我，微笑着，以目示意求我讓他進來。

『我要到你這裏來，』他說。

『你要殺我的。』

『我要到你這裏來，』他說，突然臉色變白，於是就像一隻老鼠爬上白的牆壁——真像一隻飢餓的老鼠，他每每滑倒，於是尖聲叫喊着，以這樣敏捷在牆上飛躍，我不能跟

上他奮勇的迅速的動作。

『他能在門下爬進來，』我帶着恐怖對自己說，似乎他已猜透我的思想，他漸漸變薄變長，急速地搖着他的尾端，從前門下爬進黑暗的牆孔。不過我還來得及藏到被單下去，聽見他在昏暗的各房裏尋我，小心地用他赤裸的小脚在走。他緩緩地走近我的房間，有時停下來，終於走進來；不過我許久時候並沒有再聽見什麼聲音，不論是繚繞聲或走動聲，似乎並沒有人在我牀前。於是有人的小手拉起被角，我感到房間裏的冷氣在我的臉上胸上。我緊緊拉住被單，但牠固執地要把四角舉起；突然我的脚變成這樣冷，彷彿我會經把牠們浸在水裏似的。現在脚都赤露躺在冷的暗的房間裏，鼠兒則正在看牠們。

在屋後天井裏，一隻狗叫着，又靜下來，我聽見鐵練的拖曳聲，因為狗走進狗窠去。不過他仍看守我的赤露的脚，而且靜守着；因為好像死亡以石造的墳的固定來束縛我的不能忍受的恐怖，我知道他在那裏。倘若我能喊，我也許會驚醒全城，全世界，但我的聲音在我身內死掉了，我順從地靜靜地躺着，覺得冷的小手在撫摩我的身體且已近我的喉

嚙了。

「我不能！」我呻吟，喘氣，醒了一霎時，我看見神祕而有生命的夜的謹慎的黑暗，於是我又睡下而且相信……

「不要怕，」我的哥哥說，在我牀上坐下，牀軋軋作聲，他這樣重——死的。「永不要怕，你知道這是個夢。你只覺得你是要被悶死了似的，但其實你是睡在暗房裏，那裏是連一個誰也沒有，我呢是在我的書室裏著作，沒有人明白我所寫的，你嘲笑我是個狂人，現在我要告你真話了。我正在寫紅的笑。你看見牠麼？」

極大的紅的血污的東西站立在我面前，笑着無齒的笑。

「那就是紅的笑。當地球發狂時，牠要像那個笑的。你知道地球已發狂了。已沒有花與歌在地球上了；牠已變成圓的，光滑的，紅的像一個剝去皮的頭。你看見牠麼？」

「是的，我看見牠。牠正在笑。」

「看牠的腦像什麼。牠是紅的，像血的羹，而且已經很糟了。」

「牠在喊了。」

「牠是痛苦的，牠沒有花與歌。現在——讓我睡在你身上罷。」

「你是重的，我怕。」

「我們，死人，是須睡在生人身上的。你覺得暖罷？」

「暖的。」

「你舒服罷？」

「我快要死了。」

「醒轉，喊出來。醒轉，喊出來。我要去了……」

## 斷片十六

……今日是戰後第八日，戰爭是前金曜日開始的，土曜日，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已過去了——金曜日又來了且又過去了——並且仍是繼續下去，兩軍，成百成千的人，站在各方的前線，永不畏縮，却來運送炸藥，砲彈不停的砰訶響着，時時把生人弄成屍首，空氣的咆哮，不絕的震動使天空戰慄，在他們的頭上聚集黑色的雷雲——其時他們仍站在各方的前線，永不畏縮，却仍來互相殘殺，倘若一個人連三夜沒有睡覺，他就要生病，失掉記憶力，但他們已整一週沒有睡了，所以他們都發了狂，那就是他們爲

什麼覺得沒有苦痛，不退避，要繼續戰爭到他們殺死最後的一個人爲止。他們說幾個分隊軍火已用完，但他們仍然戰下去，用他們的拳頭或石子，互相狗似的亂咬。倘若那些聯隊的剩餘的人回到家裏去，他們會有像狼般的獠牙的——不過他們不會回去，他們個個都已發狂死了。他們都已發狂，一切在他們頭腦裏都被攪亂，他們已不能明白什麼了！倘若他們突然地敏銳地改變意見，他們會向自己人開鎗的，以爲他們在擊敵人。

奇怪的謠言——奇怪的謠言是交頭接耳傳開的，那些傳說的人因恐怖與可怕的預兆而失色。哥哥，哥哥，靜聽講到的紅的笑是什麼！他們說幻影的部隊已出現了，大隊的影，真確的生人的模樣。到夜裏，當人們在睡覺中，或在日戰的濃厚中，忘記了自己片刻的時候，當白日自己似乎一個影時候，他們突然出現了，燃放幻影的砲，在空中充滿着幻影的聲音；活的不過是瘋狂的人們，被襲擊的突然所驚駭，對着幻影的敵人戰到死，因恐怖而發狂，立刻變成灰白色而死。幻影突然出現，又突然不見了，於是一切寂靜，其時地球上播散着新鮮的殘傷的身體。誰殺死他們的哥哥，你知道是誰殺死他們的。當安睡在兩次



激戰之間，敵人在遠處，在夜的黑暗中突然地響着寂寞的驚人的槍聲。於是全體都驚起，向着黑暗，靜的啞的黑暗開鎗，放了許多時候，放了幾個鐘點。他們看見誰在那裏呢？誰的可怕的無聲的形，充滿着恐怖與瘋狂在他們之前出現呢？哥哥，你知道的，我也知道的，不過人們不知道，但是他們有一個預兆，臉色轉白而問：『爲什麼有這許多瘋狂的人？從來沒有聽到過有這許多。』

『從來沒有聽到過有這許多瘋狂的人，』他們說，臉色轉白，還設法使相信現在還如先前一般，以爲這加於人類的頭腦的宇宙的暴力，也許對他們弱小的智慧並無影響。『爲什麼，人們從前作戰，常常作戰，沒有這類事情發生過，競爭是自然的律，』他們帶着確信，鎮靜地說，但臉色漸白，他們的眼睛在搜尋醫生，急急地喊：『水，快些，一杯水！』他們也許願意做獸子，那些人，只不覺他們的智慧的動搖，他們的理性屈伏在無希望的和瘋狂的爭鬪裏。

在那些日期中，當在那面的人們不絕地變爲死屍時候，我不能尋到平安，尋求我的

伴侶的會，我聽到許多談話，看見許多假笑的臉，那些斷言戰爭是在遠處，不會涉及他們的，不過更時常我遇見赤裸的，顯然的恐怖，無望的苦痛的眼淚，及失望的癡狂的叫喊，其時偉大的心靈自己喊出人的牠的最後的禱告，最後的詛咒，用了一切牠的力量的激烈：

『什麼時候，這無意識的屠殺才告終？』

在幾個友人之家，這友人我已許久不見，怕已幾年了，我無意的遇見一個瘋狂的軍官，在戰場罹病的，他是我的——一個校友，不過我已不認識他了：倘若他在他的墓中長眠了一年，也許他復出時會比那時的他要更像，他的頭髮是灰白色了，他的臉極白，不過他的容貌很少改變——但他常是不作聲，似乎在靜聽什麼，這個印在他的臉上，一個這樣可畏的疏遠的，對圍着他的一切這樣淡漠的態度，來和他談話是可怕的，他的親戚都知道他因為下列的情形已經發狂了：他們是在預備隊裏，其特別的聯隊奉命去襲擊，兵士們突出高呼：『前進！』高亢得幾乎掩沒了大砲聲——突然砲停止燃放，『前進』之聲也停止了，於是就來了墓地的寂靜；他們奔向敵人去，以他們的鎗銃襲擊他，於是他的理性

因那寂靜而失掉。

現在當人們圍着他喧鬧低談，高呼時他不作聲，他靜聽等候着；不過倘若片刻的安靜，他就捧住頭向牆或桌子或椅子衝過去，跌倒像羊癲病的發作。他有許多親眷，他們依次噪鬧着圍住他，但是仍有夜，悠悠寂寞的夜——不過這裏他的父親，白髮老人來幫助，輕微地在他心靈裏飄蕩。他在他兒子的房裏牆上掛上滴滴作響的鐘，這鐘在不同時候報時，現在他裝上一個齒輪，像不絕地發聲的響器。他們沒有一個不希望他會復原的，因為他還只二十七歲，即他們的房屋也欣喜的。他穿得很清潔——不是他的制服——極注意他的形貌，他切確是美貌，有白的髮，年青，有思想的臉，有禮的，疲乏的動作。

當我聽完了一切，我立起來去吻他手，他的白色憔悴的手，這手是決不會為揮刀而肯舉起來的——這似乎並不很驚人。只他的年青的妹妹看着我笑，後來這樣厚待我，似乎她是她的未婚夫，她愛我比愛世上一切的人更甚。她這樣厚待我，我幾乎告訴她我的黑的空房中的事，在這空房中我比孤獨更不如——老是希望着的悲哀的心……她整

理一下，但我們還是孤獨。

「你是多麼沒有血色呵，什麼黑色的鑲邊在你的眼下，」她溫和地說，「你不適麼？你哀傷你的哥哥麼？」

「我爲人人悲哀，我不覺安適。」

「我知道你爲什麼吻我哥哥的手，他們不了解的，因爲他是狂人，是麼？」

「是的，因爲他是狂人。」

她漸漸深思，很像她的哥哥，只是比較年青。

「你願，」她停止說下去，且臉也發紅了，不過並不垂下她的眼睛，「你願讓我吻你的手麼？」

我跪在她面前說：「賜我福。」

她微微地失色，退後，她唇間低語：

「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

她的手撫摩我頭片刻，於是片刻過去了。

「你知道，」她說，「我要向戰場去了？」

「去！不過你受苦不起的。」

「我不知道，不過他們需要援助，和你或我的哥哥一樣。這不是他們的過失，你願不  
忘我麼？」

「願的，你呢？」

「我也願不忘你，再會！」

「再會！」

於是我漸安靜，感到快樂，似乎曾經走過了最可怕的死亡及瘋狂。昨日，是第一次，我並不恐懼，安靜地走進我的屋，開我的哥哥的書齋，在他的桌旁坐了許久，在夜間我似乎突然被一推，推醒的時候，聽見乾的筆在紙上沙沙聲，我並未被驚，不過幾乎一笑，我自己

想：

「努力，哥哥，努力！你的筆不是乾的，這是滯着生人的血的，讓你的紙似乎空白——  
在他的預兆的空白中這戰爭與理性的動聽比之最聰敏的人所寫的更甚，努力，哥哥，努力！」

……今晨我看報章，知道兩軍仍在激戰，我又被所怕的恐懼所制，於是一種感覺衝入我的頭腦，這正在近來，這是近了；這已站在這些空的光亮的房間的門檻上了，不要忘記，不要忘記，親愛的女兒；我將要發狂了，戰死三萬，戰死三萬……

## 斷片十七

……爭鬪在城中進行，發生黑暗可怕的謠言……

## 斷片十八

今晨，看見在報上戰死者的無窮的名單。我看見一個親戚的名字；我的妹妹的未婚夫戰死了，是和我已死的哥哥同時被召集的軍官。一個鐘點之後，郵差遞給我一封寫給我的哥哥的信，我認識在信封上已死者的書法：死者寫給死者的。不過這仍比死者寫給生者爲妙。一個母親到我這裏來，我是替她保管她兒子寄來的信已經一整月的人，她在報上看見了可怕的死信：他被一彈擊得粉碎了。他是一個可愛的兒子，每封信充滿着親愛的勇敢的字，幸福的青年的純朴的希望。他已死了，不過已以每日可怕的準確寫出人



生，做母親的於是不信他的死亡；但沒有信來的一日經過了，於是第二日，第三日，隨來了死亡的無限的寂寞，她取了舊式的她兒子的手槍在雙手中，對着胸部自殺了。我相信她還活着，不過我不能確定；我永未再聽到過。

我凝視信封許多時候，就想下去：他執了這在他手中，他從某處買來的，他用錢去換來的，他的僕人到某店裏取來的；他封了口，恐怕親自投入郵箱罷。於是所謂『郵政』的複雜機器的轉輪開始工作，這信飛躍過森林，田地，城邑，從手遞到手，沒有錯誤地到牠的目的地去。昨晨牠正在途中飛躍時候，他穿上長統皮靴，他被殺了，但牠還在飛躍；他被擲到深坑裏，蓋上死屍與泥土，其時牠仍在途中飛躍過森林，田地，城邑，在一個灰色的印記的信封上一個活動的幻影，現在執在我手中了。

這裏是信的內容。這是用鉛筆寫在小片紙上，並沒有完：涉及這些事。

『……到現在我纔了解戰爭的大歡喜，殺人的古代，原始的快樂——殺掉聰明，多謀，狡猾的人，比起殺那最貪婪的獸更有無限的興趣。永久地奪却人的生命，勝於將行星

當作網球玩，可憐的友人，多麼一個可矜憐的你呵，不和我們一處，而僅僅被迫來消遣你沒有作用的日常的存在中的光陰！在死亡的空氣裏，你也許會尋到一切你好事的雄偉的心所向慕的一席血的宴會——在這個略略陳舊的比喻中，却有真實！我們立起，血大約齊到膝髁，這紅葡萄酒，這是我們部下的兵開玩笑的名稱，使我們爲之搖擺，飲敵人的血的習慣，全然不是如我們所想那樣的傻事，古人也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的……

『……烏鴉在啞啞地叫，你聽見麼，烏鴉在啞啞地叫，從什麼地方他們聚集的呢？天空因他們變黑了；他們在一無所畏的我們旁邊住下，無論何處都跟着我們；我們常在他們之下，如在黑色影網，或黑葉活動的樹下，一隻飛近我的臉要啄我：他以為我一定是死人。烏鴉在啞啞地叫，這個微微苦惱我，從什麼地方他們聚集的呢？……』

『……昨日我們刺殺了熟睡的他們，我們偷偷地走近，幾乎我們的腳不會踏到地上，我們小心地好像去殺的野鴨，我們這樣敏捷，小心偷近他們，我們不會躐着一個死屍，不會嚇走一隻烏鴉，我們如影般偷近，黑夜隱匿我們，我自己殺死還守的——擊倒他，以

我的兩手勒死他，不至給他喊出來。你知道極輕的聲音，一切也許會失掉的。不過他並未喊出來；我相信，他來不及猜到他是要被殺死。

「他們都圍着冒煙的火在睡着——平安地在睡着，似乎他們是在家中的牀上。我們費了一個多鐘點，只有幾個在他們接到致死的一擊之前來得及醒轉。他們號哭，自然求我們發慈悲。他們用他們的牙齒，一口咬去我左手的一指，我是不小心以這隻手執住他的頭。他咬去我的手指，不過我把他的頭扳去了：你怎樣想——我們報了仇罷？他們怎不全醒來呢？我想不出。我們能聽見他們骨骸碎裂聲，他們身體被砍聲。後來我們脫得精光，把他們的衣服分散給我們自己。我的友人，不要對一個笑諷就發怒。以你的易感，你也許以為是劫掠行爲，不過當時我們自己都幾乎赤裸了；我們的衣服已十分破爛了。我穿一件女人的短衫已經許多時候，說像一個戰勝軍的軍官不如說像一個……說起你，我相信你已結婚了，給你知道這類事是不十分適宜的。不過……你明白麼？婦人天呀，我年青渴慕戀愛！停一分鐘：我相信這是在預備結婚？這是你，是不是，給我看一張少女的像，

還告訴我她是你的聘妻——有些事情是可哀的，是極可哀的，隱藏着悲哀的，你哭了，那是很久以前了，我記得牠，不過已經模糊了；在戰場上是無暇講溫柔的，你哭了，你爲什麼哭呢？那如落花一般悲慘的寫着什麼呢？你還是哭，哭……你，一個軍官，哭不怕羞麼……

『……烏鴉在啞啞地叫，你聽見麼，友人，烏鴉在啞啞地叫，他們要什麼呢？』

再下去鉛筆所寫的字已被抹去，不能看出署名了，說起來真奇怪，死人不能喚起我的同情，我清楚地想像出他的臉，臉上溫柔嬌嫩如女人的；他的面頰的色澤，兩眼的澄清與晨興的有神，鬚鬚這樣葱鬱柔軟，幾乎女人也可以用來裝飾，他喜歡書籍，花卉及音樂，而怕一切粗俗的，也作詩——我的哥哥，如一個批評家，說他詩寫得極好，我不能把一切將啞啞地叫的烏鴉，流血的屠殺及死亡和所知道及記得他的連貫起來。

……烏鴉在啞啞地叫……

突然，一個發狂，樂不可言的短時間，我清楚地看見一切是不確的，而且並無戰事，沒有被殺的人，沒有死屍，沒有浮動，無情的思想的煩惱，我正仰臥着，遇見一個夢，如我孩童

時代所常遇見的；寂寞可怕的房間，都被死亡與恐怖所荒廢，我自己有一封幻象的信在手中，我的哥哥正活着，他們都坐在茶桌旁，我能聽出磁器相撞的聲音。

……烏鴉在啞啞地叫……

否，這仍是真的。不幸的世間，這是的。烏鴉在啞啞地叫。這不是太閒的文人的發明，目的在便宜的效力，或一個失掉意識的瘋子。烏鴉在啞啞地叫。我的哥哥在那裏呢？他是有雄心，溫雅的人，希望沒有一個惡人的。他在那裏呢？我問你們，你們被詛咒的殺人犯。我當全世界的人們面前，訊問你們，你們被詛咒的殺人犯，停在臭腐的屍肉上的烏鴉，可惡的愚鈍的禽獸。你們是禽獸呀。你們爲什麼殺死我的哥哥的？倘若你有臉，我要給你一個耳光，不過你沒有臉，你只有野獸的長鼻。你們假扮是人，不過我看出你手套裏的腳爪，你帽下的獸的平的頭顱；在你們聰明的談話中，我聽出隱藏着的瘋狂，鏽汗的鐵練的悉悉索索。以一切我的憂鬱的力量，我的煩惱及羞辱的思想——我詛咒你們，你們無可救藥的愚鈍的禽獸！

## 斷片末段

『……在生存上別開一個新生面，是你們的任務呀！』

一個演說者這樣疾呼，艱難地捏住一支小柱，以臂平勻身體，搖着大字的打皺的旗：

『打倒戰爭！』

『年青的你們，生命正在開始的你們，從這恐怖，從這瘋狂救你們自己及後世罷。這  
是不可忍的，我們的眼睛被血所淹了。天要落在我們身上了，地球正在我們腳下退讓。平  
和的人……』

羣衆曖昧地低語，演說者的聲音有時沉沒在極活潑的示威的鬧聲中。

『……即使我是狂人，但我所說的是真理。我的父親和哥哥，都在那裏像牛馬的死屍一般腐爛。應該預備烟火，掘地坑來毀滅，埋葬你們的兵器。拆毀一切兵營，剝去，撕破一切瘋狂的人的燦爛的制服。我們忍無可忍了……人們都將死……』

一個很高的人給他一擊，把他從屋柱推開；旗又豎起一次，於是倒下了。我不及看見擊他的的人的臉，同時一切都變成惡魔。一切變成混亂，變成煽動與叫喊；石子木塊在空中飛，躍打人的拳頭在頭上發現。如生的呼嘯的波浪般的羣衆把我高高擡起，帶着我走了幾步，用力的把我向籬笆擲去，於是又把我帶回到各處去，終於把我擠到一大堆木料前面，這堆木料向前傾斜，要倒在人的頭上似的威嚇着。有些東西在乾急的陸續聲中向着橫木作響；片刻的靜默——又一個暴戾，開着大口，可怕的呼號在牠的重壓的力量下發作了。於是又聽見乾急的爆裂聲，有人在我身旁倒下，鮮血從紅的洞中流出，這紅的洞是眼睛所在的地方，一塊重的木料在空中旋轉着過來，打在我的臉上，我倒下，在踐踏的脚

間匍匐潛行，自己不知進向何處，到一個空地地方。於是我爬過幾道籬笆，爬過幾堆木料，我的指甲都脫光了；一堆在我身下塊塊倒下，我就跌進傾倒下來的大塊的瀑布裏；終於我經過困難得逃出封閉的地方——其時在我後面的都倒了下來，怒號，慘呼，大叫，想追獲我，不知何處有鈴聲響，不知什麼東西雷聲般倒下，似乎這像一座五層樓屋。月光似乎安靜不動，留住夜色，但呼號和鎗聲，似乎浸淹在紅色中，驅逐了黑暗。跳過最後一道的籬笆，我才知道自己在狹的彎屈的巷中，這巷在兩道遮陰的牆間如一條走廊，我開始奔跑。我奔了許久，不過這巷似乎沒有出路；這巷的一端是牆，牆後是木堆和棚料遮住青天。我又爬過會動的，要轉移的木堆，墜到深坑裏，坑裏一切是寂寞，有溼樹的氣息，出了深坑又到空曠處，不敢再回顧，因為我十分知道，所見的不過是黑的木材上照着昏黃和淡紅的影子，而使之像被殺的巨人。我被撞的臉上的出血已經停止了，於是覺得麻木，奇怪，像灰泥的面具；於是痛苦幾乎完全消失。我相信我在我跌進的一個黑洞裏暈倒，失掉知覺；不過我未能確實，只是我幻想的，或是真的，因為我只能記得自己在奔跑。



我衝過沒有路燈的不認識的街，經過許多黑色如死的屋，不能尋出這寂寞的迷樓的出路。我應當停下，觀望四方來決定必須的方向，但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更甚的迷茫的轟聲和慘號緊隨着我的腳跟，漸漸追及我；有時，在一個突然的轉換，這擊在我的臉上，紅的，包在青黑色旋捲的烟中的雲，於是我向後轉奔，直到牠打在我背上又一次。在某一角，我看見一線的光，這光在我走近時消失了：這是一家在急忙關門的店鋪。我看見反攻的一瞥，一隻空筒在渺茫的叮噠聲中飛過，不過突然地一切都包括在靜的屈服的陰沉中。離這家店鋪不遠處我遇見一個人，他正在我的前面狂奔，我們幾乎在黑暗中相撞，向距離兩步之間停止片刻。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只看見黑的作勢的輪廓。

『你從那而來的麼？』他問。

『是的。』

『你跑到那裏去呢？』

『回家去。』

「啊！回家麼？」

他靜了霎時，於是突然撲向我，想把我打倒，他的冷的手指飢餓地摸我喉嚨，但纏住在我的衣服上了。我咬他的手，把我自己從他的握中逃出，他追逐許多時候，追過荒涼的街，他的皮靴重踏着地，於是他停下——我想是一口咬傷了他。

我不知怎樣會走到我的街，街中沒有燈，即房屋也都一盞燈沒有，似乎都是死的；倘若我不偶然擡起眼睛看見我的屋，我也許不認識而跑過了。但我懷疑了一些時候：我住了許多年的屋似乎在那奇怪的死的街中是不相識的，在這街中我的沈重的呼吸激起非常的哀慟的回音，於是我因為想到我的鑰匙就在我跌倒時遺失，我被一個突然，迷亂的恐怖所執；雖然鑰匙始終在我外衣袋裏，我尋到牠總是很難。當我旋開鎖時，回音響得這樣沈重，這樣奇怪，似乎全街中那些死屋的門都同時放開了。

……起初我自己匿在地窖裏，不過地窖那裏是可怕的幽暗的，於是有些東西在我眼前發光，所以我就靜靜地偷進房裏去。黑暗中索摸我的路，我鎖住各處的門，默想之後

決定再用器具來阻塞門，但器具移動的聲音在空房裏是可怕的高亢，而且使我恐怖。『要這樣地死，死就是了。這都是一樣的。』我決定有一些水，極暖的水在水壺裏，我在黑暗中洗我的臉，再用一條被單來擦乾，被擊的一部傷痛得極利害，我覺得有自己在鏡前照一照的希望。我擦亮一根火柴——在牠的不均不亮的光中，從黑暗中照着我，有些東西是這樣醜陋這樣可怕，使我急急地把火柴擲到地板上。我相信我的鼻已斷了。『現在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了。』我對自己說。『沒有人會顧及的。』

於是我覺得快樂，帶着奇怪的歪面，不正的身體，似乎我在舞臺上扮一個賊，我走進伙食房，開始尋食物。我明白地看見各種我的歪面的不適，但這是這樣使我喜歡。於是我以同樣的不正的態度喫東西，假裝我是極餓的。

不過黑暗和寂寞使我驚怖。我開開朝着院子的窗，於是仔細聽。起初，如貿易已停，一切對我似乎十分安靜。我聽見沒有鎗聲，但不久之後我清楚地聽出遠處的大聲吶喊聲，東西翻倒的砰礮聲，大笑聲。聲音漸可識別地高響。我仰望天空；天空是紅黑色，急速地掠

過馬車房對着我，街道的鋪砌，狗的吠聲，一切被同樣淡紅色的光所染。我輕柔地喚這狗：

『海五（註：狗名）』

但狗窠中並無吠聲激起，我只看見近旁的一段斷練，在青白色光中發光。遠處的喊聲及東西翻倒的雜聲斷續着，於是我關上窗。

『他們到這裏來了！』我對自己說，開始尋自藏的地方。我拆開裝在牆中的火爐，張開碗碟櫃的門，但他們不來。我輪流到各房間去，除掉書室，我不要去查看書室。我知道他是坐在靠桌的安樂椅上，堆着書，這個在那時候對我不喜歡的。

漸漸的發現我不是孤獨的，圍繞我的人是在黑暗中無聲的走動。他們幾乎觸着我，有一次，有一個人的呼吸送來冷的刺激穿入我的後項。

『誰在那裏？』我低聲問，但無人回答。

當我前進時，他們都跟着我，靜而可怕。我知道這只是神經錯亂，因為我有病，分明的熱病，但我不能戰勝我的恐懼，從這恐懼我總是寒抖，似乎我有瘧疾。我摩我的頭：牠是熱

得如火。

『我不如到那面去，』我對自己說。『他到底是一個我的自家人。』

他果然坐在靠桌的安樂椅上，堆着書，並不如上次一般消滅，但仍是坐着。紅黑的光穿過紅色下垂的窗帘到房裏來，不過還不能照出東西，所以他很不容易看見。我在他稍遠的沙發上坐下等候。在房裏一切都安靜，其時從外面來的齊正的喧嘩之聲，東西翻倒的雜聲，分離的喊聲都來困迫我。且牠們正在走近我們。紅黑色的光漸漸光亮，我能辨別他在他安樂椅上——他的黑色，如鐵的側像，被紅色的狹的光線所形成。

『哥哥！』我說。

但他仍然無聲，不動，黑色如一塊碑。一塊地板在鄰室爆裂，突然地一切變成這樣非常的靜，宛如這是有着許多死人的地方。一切聲音消失了，連紅黑色的光也含着不易見的如死的安靜的影，於是再變成不動的一個小小的朦朧。我想這安靜是從我哥哥那裏來的，並且這樣告訴他。

「否，這不是從我那裏來的，」他回答，「請看窗外。」

我把窗帘拉開，逡巡不前。

「阿，就是爲此麼！」我說。

「叫我的妻來；她還沒有看見過哪，」我的哥哥說。

她坐在餐室裏縫衣服；她看見我的臉後，順從地立起，把針插在衣服上跟我走。我把各窗的窗帘拉回，於是淡紅色的光無阻礙的從大的入口中侵入，不過無論如何並不使房間更明：這暗得正如只有窗的大的紅的方格，映得正光亮。

我們走向窗去，在屋前展開整齊的，如火的，紅色的天空，沒有一些的雲，星及太陽，盡於地平線，其時地平線之下正橫着這樣一個整齊的暗紅色的大地，這大地填着無數的死屍，死屍都是裸體，腳向着我們直躺，所以我們只能看見他們的脚底及三角形的下巴。一切都安靜；他們分明都是死人，沒有傷人剩在那無限的大地上。

「他們的數目正在增加，」我的哥哥說。

他也立在窗前，全在那裏：我的母親，妹妹及住在這屋裏的人，我不能辨別他們的臉，只能從他們的聲音認出他們。

『這不過是覺得這樣，』我的妹妹說。

『否，這是真的，看呀。』

真的，那面似乎有更多的人。我們注意地尋求原由，且尋到了牠：在一個死屍之旁，那裏本有一點空地，但突然出現一個新死屍；這分明是從地球裏湧出來的一切未被佔去的空地急速地充滿了，地球漸從粉紅色的身體變成更亮，這些身體是腳底朝着我們，並排臥着，房間漸亮，充滿粉紅色的死的光。

『看，地方已經不夠給他們，』我的哥哥說。

於是我的母親回答。

『這裏已有一個了。』

我們回顧：我們之後地板上臥着一個赤裸的粉紅色身體，頭向後垂着，同時在牠的

旁邊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地球一個一個地拋出他們來，不久之後粉紅色死屍的有次序的行列充滿了各房間。

『他們也在育嬰堂裏，』保母說。『我看見了他們。』

『我們必須走了，』我的妹妹說。

『但我們走不過，』我的哥哥說。

『看！』

實在够了，他們緊擠的臥着，臂對臂，他們赤着的脚正觸着我們。突然地他們擾動，搖擺，秩序整然地排列着高起來；地球正拋出新的身體，他們向上面擡起先前的幾個來。

『他們要來悶死我們了！』我說。『讓我們從窗門逃出，救我們自己罷。』

『我們不能！』我的哥哥喊。『我們不能！看那面是什麼！』

……窗之後，在紅黑色，不動的光中，立着紅的笑。





## 關於「關於紅的笑」

魯迅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華北日報」副刊上有鶴西先生的半篇「關於紅笑」的文章。「關於紅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為自己曾經譯過幾頁，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說集」上，但後來沒有譯完，所以也沒有出版。不過也許是有些舊相識之故罷，至今有誰講到這本書，大抵總還喜歡看一看。可是看完這「關於紅笑」却令我大覺稀奇了，也不能不說幾句話。爲要頭緒分明，先將原文轉載些在下面——

「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見第二十卷第一號的小說月報，上邊有梅川君譯的紅笑，這部書，因為我和駿祥也譯過，所以禁不住要翻開看看，並且還想來說幾句關於紅笑的話。」

「自然，我不是要說梅川君不該譯紅笑，沒有這樣的理由也沒有這樣的權力。不過我對於梅川君的譯文有一點懷疑的地方，固然一個人原不該隨便地懷疑別個，但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儘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也許我底過慮是錯的，而且在梅川君看來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麼，這錯處就在我，而這篇文字也就只算辯明我自己沒有抄襲別人。現在我先講講事實的經過。」

「紅笑，是我和駿祥，在去年暑假中一個多星期內趕完的……趕完之後就給北新寄去，過了許久才接到小峯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說是因係兩人所譯，前後文不連貫，託石民君校閱，又說稿費在月底准可寄來，以後我一連寫了幾封信去催問，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將底稿尋出，又改譯了一遍，文氣是重新順了一遍。」

（特別是後半部，）錯誤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幾十處，交岐山書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峯二月十九日的信，錢是寄來了，雖然被抹去一點零頭，因為稿子並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暫時存着，沒有退去，以後小峯君又來信說，原書譯稿都可退還，叫我將支票交給袁家驊先生，我回信說已照辦，並請將稿子退了回來，但如今，書和稿子，始終還沒有見面！

「這初次的譯稿，我不敢一定說梅川君曾經見過，雖然我想梅川君有見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會用我們底譯文作藍本來翻譯，但是第一部的譯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這一點，不免使我有一點懷疑，因為原來我們底初譯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暢得多，同時梅川君的譯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這九個斷片，在未有更確切的證明時，我也不願將抄襲這樣的字眼，加於別人底頭上，但我很希望對這點，梅川君能高興給一個答覆，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錯了呢，前邊已經說過，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文詞雖然極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的將出版的譯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譯本，很相類似，而我曾將譯稿寄給北新書局過，你有見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襲我們的，假如不然，那麼『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其實是，照原文的論法，則假如不然之後，就要成為『我們抄襲』你的了的，然而竟這麼一來，化為神妙的『證明』了，但我並不想研究這些，僅要聲明幾句話，對於兩方面——北新書局，尤其是小說月報社——聲明幾句話，因為這篇譯稿，是由我送到小說月報社去的。

梅川君這部譯稿，也是去年暑假時候交給我的，要我介紹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壓下了。這樣壓着的稿件，現在還不少。直到十月，小說月報社擬出增刊，要我寄稿，我纔記得起來，據日本二葉亭四迷的譯本改了二三十處，和我譯的「豎琴」一併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紅笑」在北新書局喫苦，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至於梅川，他在離上海七八百

里的鄉下，那當然更不知道。

那麼，他可有鶴西先生的譯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為他和北新中人一個不認識，倘跑進北新編輯部去翻稿件，那罪狀是不止「抄襲」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過我從去年春天以後，一趟也沒有去過編輯部，這要請北新諸公諒察。

那麼，為什麼兩本的好處有些相像呢？我雖然沒有見過那一譯本，也不知所據的是誰的英譯，但想來，大約所據的是同一英譯，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譯，彼此三位英文程度又相彷彿，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鶴西先生們的譯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進步了，改了一回，於是好處就多起來了。

因為鶴西先生的譯本至今未出，所以也無從知道類似之度，究竟如何，倘僅有彼此神似之處，我以為那是因為同一原書的譯本，並不足異的，正不必如此神經過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據「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儘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的理由，而先發制人，誣別人爲『抄襲』而且還要被誣者『給一個答覆』這真是『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只要證明了梅川並無看見鶴西先生們的譯稿的『可能』以後，即不用『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的論法，嫌疑也總要在後出這一本了。

北平的日報，我不寄去，梅川是決不會看見的。我就先說幾句，俟印出時一併寄去。大約這也就够了，阿彌陀佛。

(四月二十日)

寫了上面這些話之後，又陸續看到『華北日報副刊』上『關於紅笑』的文章，其中舉了許多不通和誤譯之後，以這樣的一段作結：

「此外或者還有些，但我想我們或許總要比梅川君錯得少點，而且也較爲通順，好在是不是，我們底譯稿不久自可以證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話都多說了。因爲鶴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實證明了他和梅川的兩

本之不同，他的較好，而「抄襲」都成了「不通」和錯誤的較壞，豈非奇談？倘說是改掉的，那就是並非「抄襲」了。倘說鶴西譯本原也是這樣地「不通」和錯誤的，那不是許多刻薄話，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麼？總之，一篇「關於紅笑」的大文，只證明了焦躁的自己廣告和參看先出譯本，加以修正，而反誣別人爲「抄襲」的苦心，這種手段，是中國翻譯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補記）

這一篇還未在語絲登出，就收到小說月報社的一封信，裏面是剪下的華北日報副刊，就是那一篇鶴西先生的「關於紅笑」。據說是北平寄來，給編輯先生的。我想，這大約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戲。倘使真的，蓋未免惡辣一點；同一著作有幾種譯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訴，但一面說別人不通，自己卻通，別人錯多，自己錯少，而一面又要證明別人抄襲自己之作，則未免惡辣得可憐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頗歎介紹譯作之難於今爲甚也。爲刷清和報答起見，我確信我也有將這篇送給小說月報編輯先生，要求再在本書上發表的義



紅 的 笑

務和權利，於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本書應在會館發行

...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隳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管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H11011)

文學研究會叢書 紅的笑一冊

Red Laugh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L. A. Underer

本書減去售價五分

譯

外 著

梅一成

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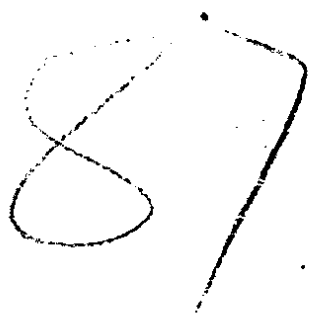
發 行 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1 )  
304021  
= 1



304021

